



原件短缺

卷 1-25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六

起太平興國八年六月盡十月



六月乙酉朔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徐鉉為右散騎常侍以職方員外郎高繼申為兩浙諸州轉運使丙戌河南府言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寺軍壘民廬舍殆盡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珣卒珣字待價華州下邳人父蔚仕至太常卿珣天福六年舉進士登第解褐授秘書省秘書郎直昭文館遷右補闕起居舍人改庫部職方員外郎受詔知通州以牢盆賦於民大煮鹽於即山歲得萬餘石國初出為洛陽令徵為

倉部郎中隴蜀平命珣知三泉縣入為職方郎中揚  
州言民盜殺廣陵縣尉謝圖父捕繫民凡三百日獄  
未具州以聞命珣按之盡得其實民抵罪開寶中知  
揚州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上即位遷吏部  
郎中嶺南轉運使銜為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移  
知開封府至是卒年六十三珣強力有吏材上方  
欲倚用及聞其死嗟嘆者數四賜其家絹百匹錢二  
十萬以營葬事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  
開封府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為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吏部郎中許仲宣為左諫議大夫依前嶺南  
轉運使兵部郎中劉保勳為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  
辛仲甫為右諫議大夫依舊知益州以庫部員外郎  
楊徽之為刑部郎中大理正孔承恭為庫部員外郎  
同考校京朝官殿最甲午河南府言穀水伊水洛水  
湮水暴漲溢出岸壞官寺軍壘寺觀祠廟民廬舍萬  
餘區溺死者以萬計丁酉詔曰自今京朝官知錄事  
參軍及知縣事者見本郡長吏用賓主之禮宴集班  
位其常參官在判官之上未常參官在推官之上所

乘馬並不得用繁纓違者所在以聞當行責罰己亥  
制曰漢以尚書平處奏議魏以中書參掌機密邦國  
之務率繫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  
厥惟難哉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司徒上柱國瑯琊縣開國男王顯器量恢宏襟  
靈秀拔常事藩邸備極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風  
雨如晦益勵匪躬之誠夙夜惟寅愈挺致君之志樞  
機之任獻替尤資宜正名稱用伸毗倚勉堅許國之  
節式副知臣之明可檢校太保充樞密使進封本郡

侯上召謂顯曰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  
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  
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亦可免於面牆矣又以宣徽  
北院使柴禹錫為宣徽南院使依前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王明為給事中依前充鹽鐵使左衛將軍陳  
從信為本衛大將軍依前度支使潭州言長沙縣民  
翟景鴻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  
其他役陝州言永定澗水漲溢出岸壞民廬舍軍壘  
千餘區丙午乾寧軍言御河水漲七尺五寸戊申新

及第進士王世則以下十八人送中書門下處分餘  
並送流內銓命文明殿學士李昉樞密直學士張齊  
賢王沔中書舍人王祐同於吏部注擬 上謂李昉  
等曰天下州縣闕官朕親選多士忘其飢渴召見臨  
問以觀其才豈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巖穴無  
遺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  
衆所推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擇良日  
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昉等拜謝已  
酉兗州言泰山父老并瑕丘等七縣民陳延福等千

四百九十三人自言詣闕請封禪遣觀察判官廖文  
鐸護送之辛亥賜樞密使王顯開封府道德坊宅一  
區賜宰相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節度觀  
察使建州所貢新茶

秋七月甲寅朔工部侍郎致仕劉載卒載字德輿范  
陽人唐節度使總之五代孫也父昭任潁州下蔡令  
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及第解褐授祕書省校書郎  
累遷左拾遺集賢殿學士改殿中侍御史周顯德中  
歷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擢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初出知貝州代還奉使江表復命知鎮州坐與兵馬  
部署何繼筠不協為所構 太祖惡之出為山南東  
道節度行軍司馬僅十年 上即位徵赴闕復為給  
事中以老病乞骸改工部侍郎致仕仍賜一子出身  
至是卒年七十六載頗刻勵為學博通史傳著弔戰  
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好釋氏佞佛甚謹晚年專以  
蔬食誦經為事雅尚名節頗為流輩所稱戊午泰山  
父老辭歸故郡各賜束帛以遣之以新及第進士王  
世則等一十八人並為大理評事知縣錄事參軍又

以第二等進士吳鉉為大理評事史館勘書鉉餘抗  
人舉進士嘗重定切韻及 上親試因捧以獻既中  
第因令隸史館校定字書故有是命鉉所定切韻多  
以吳音作俗字數千增之鄙陋尤甚尋禮部試貢士  
為鉉韻所悞有司以聞詔盡索而毀之永不得行用  
丁卯制曰計功稱代則銘於旂常尚齒優賢則賜以  
几杖我有舊老時惟宗臣願追赤松之遊盡納水衡  
之俸不舉殊典何荅元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行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司事上柱國邠國公王

彥超早擁節旄亟更藩閫許國之誠夙厲臨戎之績  
素高為列辟之楷摸實累朝之勞舊緹騎二百寵以  
執金之權宸居九重聿成高枕之適遽形表疏願避  
官榮爰推進秩之恩以遂懸車之請優以廩給表予  
眷懷可太子太師致仕仍依舊給右金吾衛上將軍  
俸料已已安化軍節度使沈承禮卒承禮字正臣吳  
興人錢鏐辟置幕下攝處州刺史鏐卒子元瓘以其  
女妻之署以牙校及錢俶襲位加承禮知威武軍節  
度使王師征江南俶命承禮率所部助攻毗陵平之

又攻潤州吳人夜竊出焚外柵將帥皆欲馳救承  
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  
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  
禮所部整肅吳人不敢窺既平丹陽遂率兵抵建業  
江南平太祖錄其功特授威武軍節度福州管内  
觀察處置等使上即位錢俶盡獻浙右之地以承  
禮為密州刺史安化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七詔  
輟視朝兩日贈太子太保葬事官給辛未制曰中書  
舍人參知政事郭贇簪筆持橐獲侍於初潛曳組鳴



珂久塵於清切頃參台席實代天工而啓沃蔑聞尸  
素斯極飲酒過量自貽沉湎之譏發言無稽益彰容  
易之態所宜左降尚屈典刑可責授祕書少監壬申  
以左衛上將軍向拱領左金吾街仗事宥州刺史李  
繼瑋為右清道率府副率庚辰以左諫議大夫宋琪  
為刑部尚書依前參知政事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  
李昉守本官參知政事辛巳詔開封府管內酸棗陽  
武封丘長垣等四縣民田為黃河水所害及開封浚  
儀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六縣民田為蔡河廣濟白

溝河溢及水滯所損者並蠲其租鄆州言河水漲溢  
入城壞官寺民廬舍四百餘區河南府言黃河水漲  
五丈七尺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壘民廬舍千餘  
區荆門軍言長林縣山水暴漲壞民廬舍五十一區  
凡五十六人溺死陝州言河水漲斷浮梁壬午免監  
察御史張巽仍削四任坐通判澶州日縱部下館驛  
吏擅費用官物而不舉也夔州言江水漲七尺乾寧  
軍言御河水漲六尺襄州言漢水漲三丈二尺破虜  
軍言潯池河水漲一丈四尺祁州言資河水漲溢入

城壞軍壘民廬舍百餘區滄州言葫蘆河漲水八尺  
雄州言易水漲一丈三尺壞民廬舍癸未 駕幸舍  
芳園習射張樂賜從官飲

八月戊子朔以祠部郎中羅延吉兼侍御史知雜事  
辛卯司天言壽星見丙地海門採珠場貢真珠二百  
二十八斤壬辰制曰古先哲王恭默思道一物失所  
在予之罪實深四時不和責躬之言尤物今歲天降  
雨霖自春徂秋水出平原河決近郡下民離於昏墊  
大田變於污萊蓋念堯舜之功格天不能逃陰陽之

數禹湯之言罪已所以致邦國之興朕端居九重夕  
惕若厲潔粢豐盛以懇禱卑宮菲食以隱憂至誠上  
通和氣來應氛霾清霽稼穡豐穰取萬箱而可期食  
四輔而何遠宜伸肆眚之澤以答乃眷之仁應兩京  
諸道州府軍監縣鎮繫囚限德音到日除十惡官吏  
犯正枉法贓及謀殺故殺劫殺人外其餘罪無輕重  
特與除放諸處亡命軍人及聚山林為羣盜者限詔  
到一月並許於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配流  
徒役人等並具元罪犯以聞別聽進止癸巳詔曰桂

州管內先配民歲市沙糖及茶園以荒吏歲徭其課  
先以官牛給與民歲取租牛死而吏猶督其直關市  
征常額外增錢百八十貫文並除之官牛二百三十  
頭賦與貧民丁酉山後兩林蠻王子牟昂等二百三  
十九人以名馬來貢以右補闕直史館徐休復為職  
方負外郎右贊善大夫蘓易簡為右拾遺並加知制  
誥詔曰朕選用羣材分領庶職雖九品之賤一命之  
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於便殿親與之語以  
觀其能僥敷納之可觀必越次而命賞恩或由於僥

倖理未至於澄清自今應親臨選擢官吏並送中書  
更審勘履歷別聽進止辰州言溪錦叙富等四州蠻  
求內附輸租稅詔令州長吏察其徭俗情偽并按視  
山川地形具圖來上戊戌以故永興軍節度使吳廷  
祚次子元辰為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徐州言清河漲  
一丈七尺溢出堤塞城三門以禦之庚戌制曰宥密  
之務蓋總於萬機師長之任實參乎百揆職事斯設  
在勞逸而則殊名器所先固授受而惟允樞密使金  
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樂陵郡侯石熙載達

識兼濟偉量旁通早在初潛實預賓佐韋弦之誠動  
靜有常金石之誠夷險如一自總鈞軸屢進謹言方  
參帷幄之謀遠嬰寒暑之疾抗章引退瀝懇彌堅宜  
推加等之恩即俟有瘳之喜勉思頤養式副倚毗可  
尚書右僕射先是熙載以足疾假滿抗表解職故有  
是命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  
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  
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  
蒙等奏議曰上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宗琛

續廣謚請停廢詔從之詔曰史氏之職歷代所先政  
令之大小必書人君之言動皆錄累朝多故舊典闕  
如策書所記言殊為漏落自今軍國謀議宰相與聞  
者宜令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每季終送史  
館樞密院公事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錄送付史氏  
昉上言所修時政記每月先以奏御後付所司從之  
壬子詔曰先是祠部給僧尼牒並傳送諸處州長吏  
親給如聞吏為姦募人以緡錢市取齋以至外郡賣  
焉得善價即付與之自今所在宜奉行前詔違者重

致其罪

九月癸丑以朔洛苑使王賓領潭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軍器庫使順州刺史王繼昇駕部員外郎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五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其自召募甚以為便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上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買羊皮赤堊鉛錫換木等物守藏者不即受故也上怒奪

三司使一月俸分命王賓等領水陸發運自是貢輸無滯矣以國子監生簿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宿州言濰河水漲溢寢民田六十里祕書監錢昱獻太平興國錄一卷戊午詔曰近年已來河堤頻決壞廬舍害田畝數郡被其害先是築遙堤以遏水勢民利其膏沃多種藝居處於其中河漲即罹其患宜令殿中侍御史柴成務國子監丞趙亨供奉官萬彥恭殿直郭載分往河南北岸按行遙堤有不宇處發丁男治之民先占堤內種植者免其稅遷於善地焉

御製晚秋五七言詩二首賜近臣甲子詔曰臨淮壽  
春浮梁先禁馬高五尺已上不得渡淮今江浙已平  
吏猶守舊法宜除之乙丑詔曰國家躬本厚生取什一  
之稅豐財足用聚九年之儲兵食所資蓋不得已尚  
念力耕數耘之苦祁寒暑雨之勞供王租而既勤獲  
地利而甚薄先是兩稅起徵特設三限外又加一  
月州縣吏苟務苛虐罔守章程施鞭朴以立威用培  
克而為政不體勤恤之意自求課最之名昔之良吏  
善治民者有增租從調減年就役之事豈若是乎自

今宜令諸州長吏本判官錄事參軍專察所屬縣令  
主簿政治善惡書於吏部南曹曆子外以其狀聞當  
申黜陟用彰朕愛民之旨焉先是上謂宰相曰朕  
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  
所出恨未能去之此令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  
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箠楚以求辦事此一事尤傷  
和氣宜下令申做之故有是命丙寅詔曰荆湖江浙  
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貨者護送至  
闕下非便自今直遣牙校勿復擾民先是上謂宰

相曰諸州於部內擇高貲戶部送官物民家人質魯  
無御下之術篙工楫師皆頑猾不逞輩侵盜官物恣  
為不法民家多破產償之甚無謂也故有是詔授山  
後兩林蠻王弟牟昂懷化大軍將首領王子牟蓋磨  
忙卑塊並授歸德即將副使牟計等一百二十人並  
授懷化司戈丁卯海州言州城內東山坡先廢佛牙  
寺真身塔相傳言隋末土人於巖崖間闢誦經齋一  
日天大雨崖崩土人共見桑門坐於崖下逼而視之  
膚兒如生人但氣息已絕因立塔廟祠之顯德中詔

毀廢佛寺而桑門真身獨存開寶初節度使張鐸親  
禱之有神光之異鐸欲遷於城東天大雨雹不果遷  
而止州民列狀願復築宮祠之詔從其請仍賜號聖  
因院交州黎栢遣使貢方物已巳以軍器庫使王繼  
昇為左神武將軍依前領順州刺史洛苑使王賓為  
右神武將軍依前領演州刺史庚午吐蕃戎人以名  
馬來貢召見其酋長於崇政殿因謂宰相曰蕃戎言  
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已來頗為  
邊患以國家兵力聊舉偏師即可驅於數千里外但

念其種族蕃熾各安其土僮盡驅之必恣殺戮所以  
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各賜首長束帛以慰撫之癸  
酉詔曰廣州歲貢藤每斤去鉞羸外中用者才三兩  
大通治歲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外十纔得其四五  
自今嶺南貢藤取其堪用者大通治輸鐵先鑄成器  
俾官工淬治之無使負重致遠匱民力焉丙子占城  
獻馴象能拜伏詔養於寧陵縣丁丑以河決未塞命  
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以太牢沉祠加  
以璧太平軍言颶風拔木壞官寺民舍一千八百十

七區海門採珠場貢真珠一百二十斤

冬十月甲申詔徵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定州兵馬部  
署朱信赴闕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  
氏之教有裨政治而梁武捨身為寺家奴布髮於地  
令桑門踐之此真大惑朕甚不取也先是胡僧自西  
域齋貝多葉經至朕因令以華語譯之殆百餘卷雖  
小道亦有可觀卿等試之蓋存其教耳非溺於釋氏  
者也以西天竺中印土譯經三藏僧法護為明法大  
師戊子詔祀土德於黃帝壇珪幣牢具如大祠制禪



祠官領之己丑 軋明節羣臣上壽越州以王羲之  
畫像并其石硯來獻庚寅詔賜諸軍校百夫長已上  
建州茶有差并賜諸營卒翦草茶各一斤丁酉宴中  
書門下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  
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  
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戊戌命西八作坊使張璠知  
房州詔皇長子衛王德崇改名元佐第二子廣平郡  
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真宗舊名改名第四子德  
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文雍改

名惟吉文治改名惟正文起改名惟忠文宸改名惟  
貞己酉制曰入總國政實冠三司之崇出分閭寄聿  
當二老之任所以推恩禮於輔弼伸倚注於勲賢斯  
為大猷豈敢虛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昭  
文館大學士梁國公趙普挺鍾間氣富稟謀明草昧  
之初締構之功克著巖廊之上啓沃之效居多朕疇  
咨老成參用舊德再授鹽梅之寄用師藥石之言彌  
縫之績既彰調燮之勤期著煩我耆艾職茲樞衡授  
以蕃宣均其勞逸用加掌武之秩以增衛社之雄大

啓南陽夾輔王室可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鄧州刺史  
武勝軍節度使是日制以皇長子衛王元佐進封楚  
王第二子廣平郡王元佑進封陳王第三子真宗第  
四子元雋第五子元傑並授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真宗封韓王元雋封冀王元傑  
封益王以保靜軍節度使劉遇為滑州刺史武成軍  
節度使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六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七

起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盡十二月

十一月壬子朔制曰平章百姓唐堯所以疇咨總領  
衆職漢宣由是致治非賢罔又得士則昌聿求經濟  
之才授以弼諧之任枚卜斯允成命以行刑部尚書  
參知政事宋琪字量冲深規模宏遠立部尚書參知  
政事李昉爵有公望久服大僚而皆罄竭謨明裨贊  
樞軸君臣之際人無間言公家之事行有餘力修經  
術以自輔體方直而靡渝是宜擢正台衡職茲調燮  
朕所注意不假審象之求汝既致君更思補衮之效

唯用盡已佇茲沃心欽若訓詞往踐乃位並守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金紫光祿大夫琪封廣平侯  
郡侯昉封隴西郡侯以皇姪孫惟吉為左監門衛將  
軍封平陽郡侯惟正為左千牛衛將軍惟忠惟貞並  
為右千牛衛將軍癸丑詔曰先是開寶二年八月丁  
亥詔書應廣南東西川峽路諸州民祖父母父母在  
子孫別籍異財者棄市自今並除之論如律泗州言  
僧伽塔白晝有光民燃頂及焚指斷臂者數千人吏  
不能禁甲寅詔曰並建子弟以藩屏王室申命相輔

以羽翼公朝舊邸之任雖崇鈞台之寄尤重聿分內  
外頃正等威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刑部尚  
書平章事臣琪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昉等頓首言鈞  
衡之任止曰台司盤維之封實承天緒漢法丞相在  
諸侯王之下唐制元子非百執事之列典故昭晰載  
在策書伏望聖慈俯遵前軌上不允琪等又叩頭  
固讓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官禮絕  
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  
之道卿無至固讓也琪等拜舞稱謝戊午高陽關捕

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恐王  
師討伐於近塞築城為備 上謂宰相曰戎虜以剽  
掠為事乃修城壘為自全之計蓋天亡之時也往者  
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不利朕  
決取之除心腹之患為世宗 太祖刷恥擒劉繼元  
致闕下今日視之猶扞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北虜  
為援豈易制乎宗琪對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  
數自晉末始彊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  
之敗平劉繼元三交高陽關及沿邊諸郡頻有克捷

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多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  
其滅也已未御製蓮花心輪回文偈頌十部共二百  
五十卷回文圖十軸以示宰相近臣城南太一宮成  
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司天春官正楚芝蘭祠五福  
太一齊賢等上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  
請用祀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 上令增教坊伶  
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祀之制丙寅楚王元佐等  
五王同日起中書視事西八作使郝守濬責授慈州  
團練副使坐護塞河決懲無狀也丁卯宴近臣於長



原件短缺

春殿餞武勝軍節度使趙普武成軍節度使劉遇赴  
鎮也。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  
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上亦為之動容宴罷謂近  
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朕布素時與之游從今  
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俾之卧理因詩什  
以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君臣之際亦盡  
善矣時樞密使王顯等側侍頻視。上袴。上怪而  
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綉側側。上笑謂曰朕  
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因言此偏下已

為冀王府翊善著作佐郎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已卯  
詔江南兩浙劔南東西川峽路嶺南河東知州通判  
知軍知縣及監掌庶務官等自今滿三考並與移替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一千卷宜今日進三卷  
朕當親覽焉自十二月一日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  
天寒景短日閱三卷恐聖躬罷倦。上曰朕性喜讀  
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因知好學者讀萬  
卷書非虛語耳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賜  
緋魚袋辛巳以柳州刺史孫方進為右領軍衛將軍

十二月壬午朔詔曰綏銀夏等州民多流亡入蕃部  
且令州縣吏設法招誘俾之復業仍給復三年丁亥  
詔自京至廣州傳置卒月別給百錢河北河東道沿  
邊戍卒人賜黃絹襦一絮以綿京城內外諸軍卒人  
給米一石 淮海國王錢俶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  
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  
柄國王之號蓋屏於王室尚書則總百揆之重中書  
則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率當於極品臣  
之眇末固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典常名器之間固

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擗伏望聖恩特從省罷優  
詔不允表三上降制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  
大路繁纓所以表器數之重至若褒寵勳舊度越典  
常曲阜肇分得用六代之樂平臺光啓許載九旂之  
旂咨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  
辭三扣帝閭確乎不拔用屈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  
風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淮海國王食邑八萬戶賜劔履上殿詔書  
不名錢俶方嶽炳靈風雲玄感奄有句吳之地不忘

象魏之心挈族來朝舉宗宿衛盡以版籍入于朝廷  
爰分寶玉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室  
之封併加寵名用荅忠順而乃固形表疏願避官榮  
諭之再三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橐兵天下  
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  
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于帶礪之盟  
帝賚良弼寵以鈞台之任維師之秩馭貴之階非是  
懋功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乃懷仍加食菜之封  
載光書社之數可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准

海國王加食邑三千戶庚子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  
類一千卷包括羣書指掌千古頗資乙夜之覽何止  
名山之藏用錫嘉稱以傳來裔可改名太平御覽癸  
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甲辰詔曰朝廷比設  
貢舉以待賢材如聞緇褐之流多棄釋老之業反襲  
褻博來竊科名自今貢舉人內有曾為僧道者並須  
禁斷其進士舉人只務彫刻之工罕有通緹素之學  
不曉經義何以官人自今宜令禮部貢院特免帖經  
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能否以定黜陟其諸科舉人于



本業外別試法書墨義十道著為定制乙巳以著作  
郎李沆直史館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  
曰巨 宋受命二十有五載夏五月河決于滑示災  
也冬十有二月塞之明功也古之王者必有大患然  
後彰大聖必有大災然後成大成功堯之水湯之旱  
太宗之蝗玄宗之彗皆所以彰災患而成聖功也當  
堯之時三苗未舉誅四凶未除天示大水以滌羣兇湯  
之時夏政未釐商民未熙天示大旱以燉澆風太宗  
之時餘寇未平大政未成天示其蝗以噉萬物之豐

玄宗之時羣賢未集大禮未立天示其彗以掃萬國  
之雄則患息而啓聖災平而著功斯亦我 宋之大  
道聖績之無窮也太平興國紀號之始在國家經營  
克復之際蠻戎夷狄固不來格禘祠烝嘗固不克備  
文教被於內武德煥其外 天子凝旒以示化宰相  
備位以充職而姦生治平釁發無事賦臣多遜陰泄  
大政與孽弟廷美詛誑不道衰構大難賴 天地  
社稷之福 聖皇之靈覺而黜之時又彊臣普恃功  
貪天違理背正削廢大典構豪傑之罪飾帝王之非

榛賢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不廣洽越八年夏河擁積石潰龍門盪砥柱洩大徑高峯為羈長岸為措怒無所作水潦羣凶大決于滑漂澶蕩撲浮曹沈濟灌于彭門注于淮泗孟諸鉅浸漫漫而海獸無攸處烏無攸居况于人民乎况于州邑乎羣臣貪言築防以為捍 帝曰非是也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司徒之過也敷奏不以言明試不以功侍中之咎也壅其下而不聞于上蔽其賢而不進于位宰相之罪也漢家法制以災異責三公申命有司明舉舊典即譴普于鄧

假節為帥示優恩也乃命內客省使郭守文督內謁者中常侍暨廷臣受旨者凡數十百人役兵籍民凡三十萬竹木土石之數不可勝計以某月日經始至某日畢功自始至畢皆騎置成筭以授之莫不鳩大功集巨力如坻如阜如山如崗衣土以薪實舟以石沈之築之是壅是塞濤回浪轉川動雷駭截洪流之迅奔歸故道以長徃巨岸山峙巨防嶽立大災以寧大功以成是月癸卯使者馳以奏甲辰平章事臣琪臣昉參知政事臣穆臣蒙正臣至與將軍大夫郎中

博士再拜稱賀上言曰玄天降靈大河已平聖功魏  
魏子孫相承斯為陛下之德也小臣職在史氏位司  
諫列豈不以天祐 聖宗方鳩大功大功無所發必  
有大災旱不能有蝗不能生彗不能見必有大水與  
堯同休是 天子前黜多遜後謹臣普防大患而遏  
大災也塞洪河之決疏德澤之壅彰大聖而成大功  
也功已立而不宣儒臣之罪也宜其發頌聲褒形容  
以明萬萬之休烈臣且不敏不明謹獻頌曰天祚我  
宋以君兆民配天承休惟堯與鄰粵有大水昏墊下

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  
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堤崇崇海  
內 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爾丞民民以  
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  
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德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  
聖功萬代成則 上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胡旦所  
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于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  
狀如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  
材而捨其罪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自恣兇臆

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如此人豈宜尚列於侍從耶  
亟逐去之宜以其頌下史館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王  
祐等奏議曰胡旦幸以常材謬登上第職在史氏身  
列諫垣而乃獻頌明廷發泄私憤謗讟聖代指斥  
大臣躁人詞多前典尤戒下流訕上先儒所惡宜加  
竄逐以肅縉紳丁未詔曰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猥以  
庸瑣謬升科級兼領太史為吾近臣頃以江淮漕運  
俾司其事賞賜甚厚恩獎備至年少氣銳所為不法  
朕思欲全度盡與洗滌俾領東海欲其自新而乃沉

湏於酒恣行鞭扑妄奏部下吏課最以圖僥倖增置  
胥吏侵用官錢醜跡升聞逮捕繫獄證左已具適會  
大赦朕猶示含垢之道未行黜幽之典俾在禁掖司  
吾策書乃敢獻頌闕廷謗讟公輔詞意狂悖莫甚于  
茲人之無良唯曰不足言之不善雖遠必違豈可寘  
於周行所宜投諸四裔尚通朝俾隸方州我非無恩  
汝宜自省可守殿中丞充高州團練副使依分司官  
例支給半俸仍不得簽署州事戊申上於禁中讀  
書自已至申始罷有蒼鶴自上始開卷飛上殿吻

殆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此上好學之所感也。昔揚震方講，間有觀雀啣三鱸魚墮於庭，亦同其應。宥州言戎人二萬衆入寇，巡檢李詢率所部蕃漢卒擊走之，斬首二千級。己酉，詔曰：「先是禁民於沿邊諸郡私市馬，戎人賣官馬市良而棄，駑又禁民不得私市，往來死於道者甚衆。戎人少利，國馬無以充舊貫。自今邊郡吏謹視馬之良駑者，刻毛以記。許民私市，庶羌戎獲利而歲驅馬通關，市有以補戰騎之闕焉。」福州言：「先是錢銅兼用，鐵錢三直銅錢之

一吏受賕，盜用官物，參以銅鐵錢計其贓，差重。自今望悉以銅錢定其罪。從之。以懿州刺史田漢瓊為錦州刺史，錦州刺史田漢希為懿州刺史，皆五溪之酋帥，願易其地，因而授之也。庚戌，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蒙正麗景門宅，右諫議大夫簽署樞密院事張齊賢宜秋門宅，王沔崇德坊宅，各一區。雷州言颶風飄壞官寺倉庫民廬舍七百區。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七

書寫人揚思恭

初對班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八

起太平興國九年正月盡二月

太平興國九年春正月壬子朔上不受朝羣臣詣

閣拜表稱賀丙辰命戶部推官監察御史索湘元玘

按行河決所壞民田丁巳駕幸景龍門外水磴

上臨水而坐命近臣觀之因謂近臣曰此水出於山

源清澄甘潔近河之地水味皆甘豈河澗所及乎宋

琪等對曰亦猶人性善惡染習使然也上曰卿言

是也回習射於後園上中的者五張樂賜從官飲

戊午右僕射石熙載薨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顯

德中以進士登第在布衣時磊落有度量人皆重之  
家貧事後母以孝聞治家嚴謹閨門肅然國初上  
為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度辟為掌書記及上  
領開封尹表為推官歷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為崇義  
軍掌書記及上即位召歸復為左補闕出知潭州  
徵還擢為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旋簽署樞密  
院事車駕征河東從至鎮州拜給事中充樞密副  
使還京遷刑部侍郎副使如故未幾授戶部尚書樞  
密使以足疾步履蹇澁多請告上幸其第臨問太

醫診視久之未愈乃抗表求解所職優詔許之拜右  
僕射至是薨年五十七上聞之亟幸其第臨喪涕  
泗詔輟視朝兩日贈侍中官給葬事上悲嘆者累  
日顧謂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他矣方  
將委用而遽至此豈命乎熙載有文學性忠實遇事  
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必推薦之時論稱  
其長者已未以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為淮海國王  
府判官元帥府支使慎知禮為淮海國王府掌書記  
元帥府別駕裴祚為淮海國王府支使以錢俶解元

帥之任故也庚申國子博士鹿峭以母老拜章求解  
官就養從之以國子博士韓寶為峽路轉運副使徐  
州豐縣主簿李蒙正縣尉張思問並削籍為民部下  
犯贓故也蒙正配隸商州禁錮壬戌詔曰國家勤求  
古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蓋在  
詢求致理之先無以加此宜令三館所有書籍以開  
元四部書目比較據見闕者特行搜訪仍具錄所少  
書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館闕書許詣館進納  
及三百卷已上者與一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據卷

帙優給金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寫畢卻以付  
之先是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若非  
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貯書數雖不少若觀開元書  
目即遺逸尚多宜在廣行求訪乃下是詔以右衛大  
將軍李從謙知隨州癸亥命右神武將軍胡公霸督  
理汴河堤甲子有司言有以竊盜計贓至死者特詔  
貸之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  
其極刑但時於其中取其甚者以警衆多耳不欲小  
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乙丑上元節上御



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乘五代干戈之後朕孜孜求理惟望上天垂祐福此生民今天下阜安京師繁盛甚以為慰朕居常罕飲酒今夜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舉酒以虛爵示羣臣丙寅月有食之既丁卯房州上言涪陵縣公廷美卒上聞之震悼乃降詔曰涪陵縣公廷美朕之同氣也為姦臣所惑溺於邪說朕以宗社之故迫於公議房陵之謫不得不然永惟骨肉之親絕而不殊方欲削平前事復我舊恩忽尔淪謝有志不果痛悼之極

其何可言宜追封為涪陵王輟視朝五日仍賜謚曰悼所司擇日冊命廷美宣祖第四子也建隆元年出閣領嘉州防禦使遷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封天水郡侯進封郡公乾德二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六年加侍中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上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從平太原進封秦王開封尹如故七年出為河南尹西京留守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羣臣議請寘於法上以至親不忍止令就第未幾黜為涪陵縣公遷房州安置因憂志成疾至是卒

上聞之嗚咽流涕悲不自勝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  
復及長而充惡如此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  
俾居房陵異其思過中心憫之未嘗暫忘方欲推恩  
與之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後因從容言及廷美  
朕乳母陳國夫人耿氏所生耿氏後出嫁趙氏生供  
奉官趙延俊即廷美之同母弟也朕待延俊固無猜  
忌常令屬韃侍左右而延俊以同母之故頗泄禁中  
事於延俊頃者方營西池而橋梁未備朕將欲泛舟  
於池中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謀若不果即

廷美詐稱疾於邸俟車駕臨幸即為他變有以是  
謀來告者當時若令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  
以天倫之愛不欲暴揚其醜及與多遜連謀即命居  
守西洛而廷美猶不悔過益怨望言不遜始命遷房  
陵以全宥之朕於廷美固無所負李昉對曰涪陵悖  
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  
何由知之戊辰命左領軍衛將軍蘓誨等六人分往  
諸郡督修河之役辛未詔曰朕每恤丞民務均輿賦  
或有失珍即與蠲除蓋欲惠貧下之民豈復以多少

為限自今諸州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者皆令檢勘  
先是澶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請不在檢視  
之限上以貧民當恤之故有是詔壬申詔諸道州  
府去年官所貸粟並除之癸酉上為涪陵王廷美  
發哀於別殿羣臣詣崇政門奉慰左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李穆卒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與弟肅皆中  
進士第釋褐授郢州軍事推官遷汝州防禦判官未  
幾拜右拾遺殿中侍御史通判洋州移陝州詔以郡  
中租輸洛邑不即應命坐免官肅時為博州從事穆

迎其母就肅居家貧簞瓢自樂兄弟怡怡如也自是  
優游經史間殆無仕進意久之徵為太子中允逾年  
拜左拾遺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遺風穆與參  
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曰穆士大  
夫之中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雖若  
是然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所謂仁而有勇  
者也時太祖方圖取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  
兵之端求所以使江南召李煜入朝者以為履不測  
之險難其人由是太祖謂多遜曰若如爾言無以



原件短缺

7-9

易穆遂遣之穆至金陵諭以朝旨煜辭以疾且言上  
事大朝者以其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  
曰朝與否惟國主自處之然大朝兵甲精銳萬物  
繁富恐不易當其鋒宜孰思之無使後悔及還具言  
其狀太祖以謂所諭要切而江南亦謂所言誠實  
後煜歸朝獲全宥者亦穆之力也上即位改左補  
闕知制誥如故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上征并汾  
還真拜中書舍人文學復行益為上所知盧多遜  
之得罪也以其情分款洽責授司封真外郎明年春

盜捕之經時不獲上欲必得之令原其罪購賞果  
有告者乃軍人數輩結約夜踰壘垣而出盡獲而戮  
之因徧索軍中累有罪犯兇惡無賴者得數百餘人  
不忍殺以鐵鉗鉗其頸羈於本軍至是並釋之仍各  
賜錢三千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八

書寫人張容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九

起太平興國九年三月盡四月

三月壬子朔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

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外國

蕃客於大明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無事良辰宴飲

無辭盡醉飲畢以虛爵示羣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

有失儀之責 上召權御史中丞滕中正笑而謂曰

今日宴會蓋以君臣相遇為樂朕賜酒欲其歡洽苟

小有失儀卿可勿舉劾也既罷因召渤海都指揮使

大鸞河慰撫久之謂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曰鸞河

渤海豪將投身歸我朕甚嘉之夷戎之俗以射獵馳  
逐為樂待秋涼當與馬數十匹令出游獵以遂其性  
仍賜酒及錢十萬鸞河渤海之首帥也 上征并汾  
首率小校李勳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 上憐  
其忠順故有是賜是日以河決將塞命翰林學士宋  
白乘傳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甲寅詔曰蓋  
聞刑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故三聽行誅聖人  
之所至慎一成不變君子之所盡心朕勤恤兆民哀  
矜庶獄每至三伏炎烝之際隆冬寒沍之時未嘗不

念彼圓扉憫茲徽纆而猾胥姦吏弄法舞文或苛虐  
以立威或稽留而不決撓憲令之綱紀傷 天地之  
和平而欲百姓阜安四時順序其可得乎應天下繫  
囚宜令逐處州府軍監每十日一具所犯事由收禁  
月日聞奏仍委刑部糾舉乙卯日本國僧裔然與其  
徒五六人自其國呈進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古  
今年代紀各一卷裔然衣綠自云俗姓藤原氏父為  
真連真連者其國之五品官也裔然善書札與中國  
無異而不通華言問其土風但書以對云國有五經

及釋氏經教並得自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五穀  
果實四時寒暑大抵類中國多米而少麥交易用錢  
其文曰軋天大寶無索馳有水牛驢羊及犀象產絲  
蠶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及高麗二部國東鄰海  
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其東則大海無際東粵則  
產黃金西別島生白銀為國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年  
號天地元管六十八州土地廣而人民少壽百餘歲  
者徃徃有之其國王傳襲今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  
亦皆世官 上聞之歎曰此島夷耳而世嗣長久臣

下亦世官此皆古道中國近自唐季海內分裂梁唐  
至周世數甚促大臣子孫鮮能繼襲父祖之業朕雖  
德不及徃聖然孜孜求理恐庶獄有枉撓未嘗敢自  
暇自逸以畋游聲伎為樂冀 上玄降鑒亦以為子  
孫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僚世襲祿位卿等各宜  
盡心以輔朕之為治無使遠夷獨享斯慶因賜奮然  
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丙辰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  
餘人分為諸州知州 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  
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



守教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  
瑞足為善政故也以一太守善為政猶若此况若天  
下者乎何謂太平之不可致和氣之不可招也丁巳  
駕幸相國寺回習射於後園上中的者五召近臣  
飲宴上甚悅因謂宰相曰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  
之勁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酋豪三百七十餘  
人約三五萬帳族得十年已來戎人所掠人畜凡二  
萬五千口朕間者所遣將帥皆丁寧誠諭如蕃部中  
有狡惡為害者必以威武臨之順伏易制者必綏緝

慰勞之是以戎人畏威而感惠昨亦不勞饋運祇令  
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供給亦無所闕又謂李繼捧曰  
爾在夏州能制蕃部乎對曰諸族狡惡不可制臣但  
羈縻而已若非天威所加豈能制御者乎命國子禮  
記博士孔維判監事已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  
賀先是河決於韓村數州之地皆罹其災上患之  
集丁夫十餘萬治之自秋逾冬功既畢而復決上  
以方春播種不欲重煩民力於是發卒五萬人以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副

之吉河東人有膽勇不畏疆禦明習河堤利害自贊  
請行且言河決未塞願夷族 上壯之命吉領其役  
吉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至是而塞吉之功居多  
即以吉為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 上製平河歌  
賜亭臣宗琪等因謂曰昔漢武有瓠子之歌今朕聊  
志一時之事壬戌以左羽林統軍周保權知并州以  
右屯衛上將軍孟玄珏為宋曹充鄆都巡檢乙丑召  
宰相近臣賞花於後園 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  
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

詩 上習射於水心殿宰相宗琪等各以應制詩進  
上吟味久之翰林學士承旨扈蒙有微臣自媿頭如  
雪也向鈞天侍 玉皇之句 上笑謂曰卿善因事  
陳情也蒙頓首謝辛未詔曰昨以河堤偶決近甸罹  
災言念編民載深軫慮應開封府管內諸縣無出今  
年租賦壬申 駕幸含芳園習射 上中的者四宗  
琪奏曰陛下控弦發矢一如十五年前在晉邸時  
上曰朕比往時筋力雖未覺衰然少時好馬上馳射  
今不復為矣因謂琪曰園游之地三數年不一至此

且非數出宴游也時劉繼元孟玄珏錢惟濟李繼捧亦侍坐宋琪奏曰繼元以下各江南塞北之人嘗各據土疆累世不賓今並束身歸命入侍旒宸非神功聖德冠絕千古豈有如此之盛乎宋琪李昉呂蒙正李至各賦詩進上皆和而賜之上又製晚春游舍芳園五言十韻詩一首賜宋琪等癸酉麟州言閣門使田仁朗敗戎人斬首三百級獲馳馬生口器甲千計乙亥以連州刺史任知果本官致仕上章告老故也丙子甘露降太一宮祠庭拓樹先是都城東南

建五福太一祠既成致饗於神祠官悉集未明前數刻而降已卯召宰相近臣宴於後苑上賦詩一章賜侍臣俾之屬和

夏四月壬午光祿卿湯悅卒悅字德川其先陳人後家於江東之青陽父文圭乾寧五年進士登第以世方亂將南歸梁祖時節制夷門愛其才欲辟於幕府文圭不欲就遁去至會稽錢鏐欲縻之亦不願止去詣宣州田頔頔執甥姓之禮待之文圭但從容談笑無所預頔敗獲免至淮南楊渥以為掌書記悅幼穎

悟九歲而孤善屬文仕吳為祕書省校書郎時張廷  
翰宗齊丘皆掌吳政以悅俊敏共推薦之授祕書郎  
直門下遷水部員外郎改本曹郎中並知制誥李昇  
建國授中書舍人時書命填委悅援筆立成詞理典  
贍未幾擢為翰林學士李景繼立加學士承旨遷禮  
兵部侍郎改中書侍郎簽署省事罷職拜戶部尚書  
依前充學士承旨周世宗舉兵至淮上李景以機務  
方繁命悅知樞密院事顯德五年淮南平景遣八貢  
先是世宗駐蹕於揚州孝先寺見悅所撰碑歎賞久

之及至待之禮甚優異 太祖受禪景擢遷洪州以  
子煜守金陵留悅佐之煜嗣位拜右僕射充樞密使  
加同平章事節制潤州不樂在鎮改授太子太傅監  
修國史旋守司空判尚書省再秉政江南平歸朝改  
授太子少詹事 上即位以悅素有才名召直學士  
院踰年改光祿卿至是卒年七十三輟視朝一日悅  
本姓犯 翼祖廟諱而名崇義後改姓又改名有詞  
人從江南來因謁悅從容評及江南文士謂悅曰二  
徐及公詩皆善惟崇義差不及耳聞者傳以為笑癸

未以涪陵王子德恭為峯州刺史德隆為讓州刺史  
女壻韓崇義為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右衛率府副  
率段守榮決杖仍削籍為民生華州監倉槩量為姦  
故也甲申命宰相及羣官分禱京城祠廟祈雨是夕  
雨足以東上閣門副使王侁為西上閣門使戊子宰  
相宋琪率文武百官及諸軍將校蕃夷酋長僧道耆  
老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人詣東上閣門再拜稽首上  
言曰臣等聞皇王大功莫大於混一中夏古今盛禮  
莫盛於登封介丘其或鯨海鷄林已闡于效貢金泥

王檢尚闕於告成則何以繼三五之鳴猷副億兆之  
虔望臣琪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 應運統天  
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紹勛華之正統  
施造化之玄功亘地罄天固不率俾望雲就日無所  
不賓爰自唐室衰微四方雲擾東吳西蜀瓜剖豆分  
民無遠歸亂靡有定梁唐祚短不暇經營晉漢綱頽  
莫能恢復陛下膺圖出震執契嚮明四海於是會同  
二儀以之交泰歷代之典章畢舉生民之耳目惟新  
極千古以牢籠掩 絃而覆育離肩反踵之俗襲冠

帶者以百數白環碧砮之貢充蠻貊者以千計鑿空  
萬里攘地千都豈止廣長榆而通大夏靈臯交集珍  
符摠至豈獨歌赤鴈而頌白麟暢玄化於胥庭均至  
和於寓縣歷選列辟盛德大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是以三事大夫泊于黃髮之叟咸願延頸企踵以觀  
大禮于升中是宜訪制云亭追蹤八九以荅玄臯以  
徇羣心若却之而不顧抑之而弗處則何以塞神祇  
之望慰夷夏之心哉伏請申命有司草定儀注擇吉  
日登泰山昭厥成功以光盛禮臣等不勝大願詔荅

曰朕嘗乙夜觀書鑒前王之事迹多矣若乃至聖同  
堯大功超舜底績類於伯禹敷佑比於成湯然後可  
以高蹈介丘遐登日觀告成功於上帝祈景福于  
下民歷萬代以流光冠百王而擅美者也其或功虧  
治定德謝欽明道未洽於黎甍信未孚於寓縣安可  
告成天地展禮云亭朕自纘丕圖若涉淵水方思  
日慎以荅天休止期粗洽於小康焉敢輒言于大禮  
卿等忠於事主善則稱君誠雖可嘉事則未暇省覽  
數四愧畏良深所請且不允辛卯羣臣再上表曰臣

琪等今月八日拜章丹陛瀝懇明庭叙華夷億兆之心述天地神祇之意乞展告成之禮聿修帝類之儀庶耀玄功式昭盛德遽頒明詔未允丹誠中外顯顯懃知所處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道侔覆載明並照臨追三五以同符體陰陽之不測而自紹開寶運光啓鴻圖親駕戎車自秉武節靈旗所指并汾摧破竹之威文誥所施東南無負海之固此陛下武功震耀之力也視朝之暇靡倦觀書聽政之餘常聞論道酌百王之步驟盡得

英華考夏商之質文皆窮奧妙淳化由是不爰玄功以之孔昭此陛下文德化成之功也若乃萬機在念常切宵衣一物疚懷未嘗高枕故得刑清訟息俗阜民和草木效祥盡入朱絃之奏羽毛薦瑞皆登清廟之歌臣等歷觀自古受命封禪之君交三神之歡接千歲之統未有如陛下之盛也况道超軒昊功冠古今而尚闕登封之儀猶稽肆覲之禮臣等有所未諭也伏願拾謙讓之小節思光大之遠圖特詔禮官申明大典遂萬國侍祠之願諧百靈望幸之心俾耀宸

區以光簡冊詔答曰朕恢績丕圖誕膺駿命屬九服  
清宴四時順成祥瑞荐臻災沴不作斯蓋天地之  
垂祐宗廟之降靈至於庶政允釐彝倫攸叙則輔  
弼之力戎夷畏服疆場底寧則將帥之效在於涼德  
何能致是而文武百辟莘夷衆心繼瀝懇以同辭願  
升中而展禮雖歸功于上足見忠誠而涉道未深殊  
增媿畏再煩啓迪徒切嘉稱所請宜不允癸巳內外  
文武羣臣三上表曰臣琪等言近者以昇平斯久告  
謝猶稽再陳率土之心乞展泥金之禮臣誠既竭乃

春未回彌增深薄之憂寧道再三之瀆臣琪等誠懇  
誠迫頓首頓首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陛下慶演丹陵道光赤水勵清明而御  
俗躬玄默以化人武暢九垓則莘夷偃革恩覃萬彙  
則翔泳懷仁頽莖玄甲之祥昭宣緗史文鉞碧砮之  
貢洋溢臺榭去冬鄒魯遺氓班白舊老擣裳連袂萬  
衆一心咸陳盛德之容願覩升中之慶而皇帝陛  
下未回宸想猶執謙尊况今上瑞仍臻休徵沓至欽  
崇玄館則湛露垂甘堙塞洪河則榮光順道漢武之





原件短缺

12-13

窮兵遠代遽紀三山世祖之乘運中興仍修八陛功  
微大定業謝時雍豈若 皇帝陛下今日之盛也又  
安可久違玄旣高謝鴻名鬱 宗社之耿光略皇王  
之丕訓伏覲采倪寬之往議詢梁松之舊言俾掌故  
奏儀司歷練日儼措紳以戒路肅羽衛于周廬日觀  
儲精俟俟蒼璧之禮天孫寫望迎黃屋之來金泥玉  
檢以盡誠六舞五声而節步大備闕典咸秩無文驅彼  
黎元躋于仁壽垂統成化億萬斯年豈不盛哉豈不  
偉哉臣等本以微生親承大化僅獲侍和鑿而登降  
事宗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扈蒙為禮儀  
使翰林學士宗白為鹵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辛丑  
以駕部員外郎劉蟠監察御史索湘為泰山路轉運  
使太府卿馬峯卒峯太原人仕劉繼元至右僕射致  
仕歸朝為將作監稍遷太府卿分司西京至是卒年  
八十餘詔輟視朝一日峯善服食為壽康彊無疾好  
持論性鄙恠無他可稱述焉癸卯以儀鸞副使康仁  
寶等部署丁匠七千五百人修宮壇於泰山甲辰布  
衣趙垂慶詣匭上書言 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

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傳後唐至國朝亦合為  
金德矧自禪代已來符狎瑞至羽毛之類色白者不  
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  
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  
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本著于前載具有明文  
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代莊宗以早編屬籍繼立世  
功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以梁比于此羿王莽之徒  
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德自後數  
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皇宗運膺火

德况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矣而  
又圓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  
戈偃戢必若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  
皆上玄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一統之運也豈可輒  
因獻議便從改易恐違眷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  
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  
以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禮實無謂且五  
代運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  
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

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繼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當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色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色並皆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况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荅玄休伏乞聖宗永為火德從之丙午以坊州刺史馮鐸澤州刺史齊超分巡黃河堤堰戊申以侍御史張昉本官知雜事從憲臺之舉也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九

書寫人楊思恭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

起太平興國九年五月盡七月

五月庚戌朔

上御乾元殿受朝賀辛亥

車駕出

南薰門觀稼召從官列坐於田中令民刈麥咸賜以  
錢帛回幸玉津園觀魚張樂習射久之宴飲極歡而  
罷壬子西州回鶻與波斯外道來朝貢西州婆羅門  
僧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  
你縛衣黃衣冠金冠以七寶飾之每出乘肩輿或乘  
象馬以音樂鑼鈸前導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妃摩訶  
你尾衣大袖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振施人有寃抑俟

王及妃出即隨之伸訴置宰相四真國中庶務庫藏  
皆宰相裁制之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  
銅錢其錢有文漫大如中國所用者但無穿耳東至  
大食國六月程又東至西州二月程又東至夏州三  
月程波斯外道阿里標白云本國王號黑衣王子姓  
張名暹里沒似衣錦綵衣好乘馬游獵每出二月至  
三日即還委大臣九人同理國事男子以白氎布為  
衣婦人豪富者衣錦綺貧下者止服絹布種陸田無  
稻秣土產絲蠶羊馬果實無錢貨以雜物相貿易東

至婆羅門六月程又東至大食國六月程又東至夏  
州二月程癸丑以西京作坊使順州刺史李克文起  
復雲麾將軍麟州防禦使依舊知夏州事詔銀州宥  
州復隸夏州戊午詔曰國家欽恤刑章重惜人命豈  
容酷吏恣為深文掠治無辜致其殞絕損傷和氣莫  
甚於斯鳳翔司理參軍楊薊許州司理參軍張睿並  
掠囚至死已從私罪決遣訖今後犯者並以私罪罪  
之先是薊睿各無辜考掠人至死法寺定為公罪  
上怒故有是詔甲子以左神武大將軍吳元輔領平

州刺史以監察御史宗璫為陝西轉運使乙丑詔曰  
司理參軍專於推鞠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如聞諸道  
多闕此官蓋吏部拘以資叙難為注擬自今應有關  
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內選擇明敏有  
官業者充秩滿當與陞獎其罷軟不任職者便可選  
官代之先是諸處多闕此官而吏部以資叙相妨難  
於注擬上以庶獄為重不可暫闕故委本部選擇  
焉庚午以東上閣門使田仁朗判四方館事辛未以  
左拾遺直史館宗準守本官知制誥壬申歸州刺史

高繼元卒繼元字若虛中書令南平王保融之第二  
子也保融承祖父業據有荆南事具五代史及保融  
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子繼冲立建隆四年朗州  
周保權以部內將衡州刺史張文表叛求救於朝  
太祖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釗帥師援之假道於  
荆南繼冲不敢拒之師既入城繼冲乃舉其地內有  
屬而入覲焉繼元即繼冲弟也繼冲卒後授繼元歸  
州刺史上親征太原命繼元京師巡檢車駕還  
京以繼元為河陰兵馬都監至是卒年三十一丙子

以判四方館事田仁朗自京至泰山督治道之役丁  
丑軋元文明二正殿災是日既夕陰雲四合風雷暴  
作夜漏初上澍雨如傾雷電震激火發自月華門抱  
關者不之覺延燒漸北煙焰上出 上遣小黃門開  
關視火勢已盛亟命宿衛數百人毀回廊連屋比明  
役士皆至併力救之至辰巳乃息已卯以柳州團練  
使田欽祚為郢州團練使知夏州著作佐郎杜凝除  
籍為民以其知道州日居喪聽樂為人所訴故也  
六月壬午以監鐵判官虞部郎中樊若冰為荊湖轉

運使封故燕國長公主次女高氏為延昌縣主乙酉  
麟州防禦使李克文來朝以唐僖宗賜其祖夏州節  
度使拓跋思恭鐵券朱書御札上獻 上因觀其詞  
旨卑替謂宰相曰朕嘗覽韓偓金鑿記見昭宗在鳳  
翔梁太祖引兵至城下號為迎駕其實費君韓偓為  
翰林學士昭宗欲見之而為中官所隔潛匿伺便方  
遂一見可為歎息也宋琪對用唐末亂離諸侯彊盛  
其勢固不能久以雷德驥石熙古魏庠朱昂李惟清  
祖吉雷有終陳白楊緘李瑄崔邁呂備分為兩浙峽



路京西西川淮南荆湖江南廣南河北陝西轉運使  
丁亥詔曰朕以不明託於兆人之上夙夜祇惕罔敢  
怠荒賴九廟儲祥上玄垂祐萬務粗治于今九  
年而數日前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  
謹於眇躬祇畏震驚罔敢寧處上天警戒必有  
由然豈非燭理之所未明賞罰之所未當物情尚多  
於壅塞政理未洽於和平生靈未息於瘡痍獄訟未  
除於枉撓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淹滯有一于此  
足敗政經載深馭朽之誠思啓納言之路卿等列于

有位咸切致君所宜各竭忠規共申謹議揚朝廷之  
闕失陳時務之否臧當悉乃心必期無隱朕將親覽  
用自儆焉己丑登聞院引對婦人李氏自陳云無兒  
息身且病恐一旦溘死家業委棄欲未死有所屬  
上因謂宰相曰此婦人數日前朕已令開封府依所  
欲裁置之今復來告訴稱其父已被繫矣此是小事  
何用禁繫京輦之下尚敢如此天下至廣冤枉可知  
朕恨不能徧閱天下獄訟親行決斷每見大理寺斷  
遣諸州刑獄多為其中小有未盡即卻之今國家封

疆闊遠來往動是五七千里再令勘覆轉是淹延今  
後宜令遣使分詣諸州令周細詳酌如不干人命使  
至便與斷決不須重勘琪等曰謹奉詔即日分遣殿  
中侍御史李範等八人往兩浙淮南西川廣南錄問  
刑獄以金部員外郎奚嶼為京東轉運使壬辰詔曰  
朕恤念蒸民憂勤庶政每令詢訪以導鬱堙苟規益  
之有聞豈卑高之是問應天下幕職州縣官俱負吏  
才咸通時務其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于本  
州附傳置以聞如所言有可收採必行旌賞或無所

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  
事而州縣官屬則否 上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乙  
未鎮安軍節度使守中書令石守信薨守信字德貞  
開封浚儀人事周祖為小校累遷散指揮使從世宗  
征并汾遇敵於高平以戰疾力遷親衛左第一軍都  
指揮使師還授鐵騎左廂都指揮使顯德二年從征  
淮南以功遷鐵騎控鶴四廂都指揮使領嘉州防禦  
使從平關南以功授殿前都虞侯未幾遷殿前都指  
揮使領江州防禦使恭帝嗣位授滑州刺史充義成

軍節度使軍職如故。太祖陳橋之入也，時守信宿衛內庭，聞變登在掖門，嚴兵設備，閉關以守。太祖之典親軍官署在門內，太后居其中，太祖未至先遣帳下親信楚昭輔問。太后起居及昭輔至，守信啓關納之。太祖甚德之，踐祚改領宋州刺史，歸德軍節度使，從平李筠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據維揚叛，命守信充行營招討使，兼知揚州行府事。維揚平，改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上章乞解軍職，詔許之。以其子保吉尚

許國公主加兼侍中。上嗣位，加兼中書令，移河南尹。西京留守進位，守中書令，從征幽州，以失律降授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進封衛國公。久之，改陳州刺史，鎮安軍節度使，復守中書令。至是薨，年五十七。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追封衛王。謚曰武烈，守信累任節鎮，惟以聚斂為事，性貪嗇，積財鉅億萬計。雅信尚釋教，多所施捨。在西京造崇德佛寺，役人輦運瓦木，督責既急，而所給不充，其傭直人皆苦之。丙申，上出粟豆數十本，以示近臣，因謂樞

密使廷顯等曰今年風雨雖調猶慮禾稼未得豐茂  
昨令往京城四面百里外取得粟豆凡數種皆長數  
尺大是好田喜形於色是日草澤上書言時政引對  
詞甚狂勃上不之罪慰諭以遣之因謂宰相曰往  
昔帝王多以尊極自居詞氣嚴厲左右無敢貢一言  
者朕雖布衣言事必溫顏以待之只如每與卿等款  
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宋琪等頓  
首稱謝丁酉宰相以東封在近導駕儀衛合取進止  
上曰此行蓋為告謝天地與蒼生祈福廣陳儀衛

即是勞擾非朕意也但一如令式己亥舒州言五色  
雲見於靈仙觀上庚子詔曰先是六年十二月辛卯  
詔書應諸道刑獄長吏每五日一錄問今天下亦幾  
於治矣然頗為煩勞特示改更永期遵守今後宜令  
十日一錄問杖罪以下便可依理踈決壬寅詔曰朕  
以眇躬嗣膺丕構涉道猶淺布衣未孚中心惕然常  
所祇懼賴昊天垂祐黔首小康豐年屢臻四鄙不  
聳豈敢暇逸自謂宴安昨者文武羣臣洎乎耆耄盈  
廷抗疏連袂扣閣謂乎治平之時請舉升中之禮願

惟涼德豈可克堪而陳請再三因以俞允載惟盛禮  
終覺愧懷况封禪之儀廢之已久百司祇奉辦集尤  
難萬姓供輸勞擾斯甚且令停罷更俟後期國門之  
南圓丘素備宜輟登封之禮聿修柴燎之誠朕以十  
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南郊凡爾臣僚當體茲意甲  
辰以定國軍節度使宗僇為右衛上將軍丁未免開  
封府推官張雍左右軍巡判官韓昭裔宗延昭博州  
博平縣令楊處仁等左右軍巡使殿直龐則王業並  
降充殿前承旨醫人陳士良等並決杖流海島初寡

婦劉氏有姦狀恐事露遂成憂悸之疾復懼其子陳  
告遂令侍婢陳訴稱其子王元吉寘毒于食中因病  
但未死事下開封府右軍巡按之未得實狀移于左  
軍巡推典受劉氏賂掠治元吉遂自誣及開封府引  
問元吉始以實對府中不能決又移於司錄司盡捕  
兩軍巡元推胥吏按問之稍見誣構之迹而府中以  
追捕者衆遂列狀引見上以元吉藥母事狀暗昧  
令免死決徒開封府將杖元吉元吉大呼曰元吉苟  
受刑府中官吏豈得了乎須盡還元吉所用貨賂府

中不敢決因問元吉行賂之狀元吉曆指之遂具元  
吉詞款上言元吉復令妻張氏搗登聞鼓以聞上  
覽之臨軒顧問悉見其冤枉之狀亟令中使收捕元  
推官吏送御史臺再鞫之至是獄具引見自雍而下  
上一親問咸伏其辜特詔免元吉而有是命先是  
元吉繫左軍巡為獄吏繫縛榜笞備諸慘毒不勝其  
苦至是上復令縛獄吏以其法償之獄吏宛轉號  
叫惟求速死上曰汝猶不勝其苦他人能勝之乎  
及解其縛兩手不能舉良久方復上因謂宰相曰

刑獄中有如此慘酷京城尚如此况僻遠乎遂以右  
諫議大夫辛仲甫代劉保勳知開封府保勳洎判官  
李繼凝各奪一季俸郴州刺史張再興責授右率府  
副率坐知雄州日以羸率自任失政故也

利七月己酉朔以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為右衛上  
將軍壬子改軋元殿為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丹  
鳳門為軋元門癸丑詔曰先是郊裡五使權用他司  
印宜令有司各鑄印以賜之乙卯詔曰御史府憲令  
所繫獄訟攸歸凡在官聯皆為要劇所宜恪謹以承

重任彊毅以肅羣姦豈可因循恣成縱弛如聞臺中  
鞠獄多是委之有司御史但雍容端坐養高自重而  
已故令羣吏為姦無所不至豈所謂徇公求理欽恤  
慎重之意乎今後凡有刑獄當推御史並須躬親訊  
問研究詞情不得信任胥吏仍令中丞及知雜御史  
常加糾舉庚申詔改匭院為登聞院東延恩匭為崇  
仁檢南招諫匭為思諫檢西申冤匭為申明檢北通  
玄匭為招賢檢壬戌中元節上幸建隆觀謂宰相  
曰道門以冲澹為本夫道者天地萬物之祖而其

教終微豈主之者非其人乎移幸太平興國寺回御  
東華門樓觀燈賜從官飲夜分而罷己巳兵部侍郎  
致仕程羽卒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  
晋天福八年擢進士第解褐為鄆州陽穀縣主簿秩  
滿授易定祁等州觀察支使歷虞鄉新都醴泉三縣  
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選為兩使判官及引對太祖  
詢其時事稱旨擢為著作郎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  
元府詔歸闕上方尹京邑羽以本官充開封府判  
官羽性淳厚莅事恪謹上亦以長者待之及上

嗣位拜給事中賜金紫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  
為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充文明殿學  
士以年老艱于步履求罷近職拜兵部侍郎請告百  
日假滿上章乞致仕詔從之仍給全俸至是卒年七  
十三上嗟悼數日官給葬事贈禮部尚書癸酉有  
司言有挾私逼脅人致死者請以抵罪上曰朕讀  
唐書見李義府逼畢正義死獄中然小人之情何所  
不至亦不足怪也今論如律歸州言古玉虛觀內天  
尊以木為骨其木忽生枝葉乙亥以前朔州觀察使

駙馬都尉石保吉起復雲麾將軍新州刺史威塞軍  
節度使以前如京使石保興起復雲麾將軍領順州  
團練使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



書寫人張容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一

起太平興國九年十月

十二月

八月戊寅朔詔曰國家撫育黎民哀矜庶獄累降詔

敕以儆有司而約束之言猶未盡有更條其事申而

明之應兩京及諸道州府有關競至杖罪以下本處

長吏便可躬親決斷不必更下所司廣有逮捕使獄

吏因緣為姦及遠郡刑獄有無可疑而奏案待報者

自今並禁止之初上謂宰相曰朕於刑獄尤所疾

懷今西蜀嶺南皆數千里往來覆淹延刑禁宜有條  
約乃降是詔壬午御製四成字四高字詩各一首賜

奏

近臣令屬和以殿中侍御史趙安易監察御史趙齊  
並為宗正少卿甲申以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劉知  
信為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嘉州言江水暴漲壞官  
寺廬舍溺死者千計乙酉以監察御史索相為河北  
轉運副使壬辰詔曰錢刀之用以通有無輕重相權  
泉流不匱漢魏之後其弊蓋多國家即山鑄銅奄有  
吳蜀富姬周之九府法上林之三官而民俗之間犯  
禁者衆姦偽既廣輕重滋多自今兩宮及諸道州府  
宜申明舊禁不得雜用私鑄細小及鐵鑪錢仍每貫

須重斤半已上其細雜錢限一月內並須納官癸巳  
有布衣以兒囊封書獻者其詞狂妄 上覽而不之  
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人言事近有上章者朕  
皆一一覽之但外人不知朝廷要務所言孟浪不切  
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勃亦不加罪  
宋琪等對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苟百中得一亦是國  
家之利甲午延州淄州言大水壞官寺民舍漂溺人  
畜丙申太一宮成 上將親祠先一日遣翰林學士  
賈黃中致祭告之其詞曰維太平興國九年歲次甲

大宋寶曆三年十一月  
申月八戊寅朔二十日丁酉 皇帝謹遣翰林學士  
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賈黃中稽首上告于五福君  
基十神太一帝君之神夫明靈之降難可度思精意  
苟存必垂昭格顧惟寡昧嗣守丕基而德教未孚化  
源猶鬱日慎一日于茲九年苟非 上帝垂休明靈  
降鑒則安得民庶和樂豐穰荐臻荷此殊休實由  
玄貺惟神功施造化道貫幽明握 上帝之靈符作  
羣生之司命頃者觀臺效職保章獻言以為躔次所  
經將莅斗牛之分永惟靈馭下屬勾吳且欲伸蠲潔

之誠豈復以封域為限載啓閭館卜此近郊庶苾芬  
之儀親承於祀事飈歛之駕時覲於神光所望納九  
有於胥庭躋蒼生於富壽但以正詞而陳信敢言祕  
祝以求恩謹以至誠上祈冥祐丁酉 車駕親祠太  
一宮壬寅澶州言河漲損民田雅州言江水漲九丈  
左壞民廬舍以左神武大將軍石曦知襄州左領衛大  
將軍趙延進知揚州甲辰以監察御史周渭為兩浙  
西南路轉運使白州言太風壞官寺民舍  
九月戊申朔以磁州團練使潘光裕為右千牛衛大

將軍丙辰以太子中允崔邁為陝府西路轉運使副  
呂備為轉運使壬戌宰相率文武百官上言曰臣聞  
道之大也二儀生焉萬物母焉而豈辭希夷罔象之  
謂天之高也四時行焉三光麗焉而靡謝昭回乾健  
之稱斯蓋物理之常情而聖人之所以無避者也伏  
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功  
參玄極道貫往初思溢六虛恩覃萬彙納百王於軌  
度懷九有於胥庭大夏九真條支越裳之貢雜沓乎  
橐街合穗連理華平闊達之秀充盈乎瑞謀天人昭

荅符應荐臻猶且翼翼小心乾乾夕惕訪銅山而問  
道遇乙夜以觀書游神於蠖濩之中端拱於穆清之  
際昨者人神合契億兆同心將以歡交三神接統千  
祀追云亭之盛禮踐八九之遐蹤檢玉之祀不陳於  
祕祝射牛之禮已講於儒臣而勞謙載懷中道而止  
神貺集而不荅盛禮闕而弗營今柴燎在辰華夏畢  
至咸以為羣心固而天聽不回則何以綏懷萬國盛  
德著而名號不稱則何以對越穹昊澤以寔之德以  
覆之昆虫草木罔不咸遂可不謂至仁乎恩以懷之

威以肅之華夷蠻貊罔有不率可不謂明德乎臣等  
不勝天願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仁明德廣孝皇帝伏惟上奉天明下從人欲誕受典  
策光昭永圖荅詔不允丙寅羣臣三上表詔曰朕祇  
膺丕構構奉若昊天常懼燭理不明聽斷乖誤日慎  
一日于今九年賴上帝顧懷宗社儲社兵戎甫  
定民俗小康載循冲人何能致此愧畏之意不敢弭  
忘今者輟升中之儀修柴燎之禮匪敢自大要在致  
誠夫溢美之累於道虛言之過於實朕所不取也無

為煩數當體至懷所請宜不允庚午免太常博士李  
頌仍削兩任以知齊州日坐部內與尼姦故也辛未  
度支使左衛大將軍陳從信卒從信字思齊譙郡人  
也上在藩邸命從信典財用之出入恭謹彊力心  
計精敏府中無事大小悉委之開寶二年秋有司言  
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盡率民船  
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汝不素為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請分  
屯兵師括率民船以資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汝何

用苟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惶懼計不  
知所出乃詣晉邸見上泣告乞於太祖解釋稍  
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上許之昭輔出上召從  
信告之曰理將安出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  
停阻之由蓋是逐處勘給主船軍人糧食是以凝滯  
若令往復自初起程即令計日併支沿路日食便可  
責其定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及至京輦米入倉皆  
令促其程限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  
舊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若此則歲可增一運焉今

又聞三司使令籍民船無好惡皆取之則冬中京師  
薪炭殆絕不若以新好船令運糧惡者任民載樵薪  
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令計錢七十  
商賈聞之以不獲利無敢載致京師者雖富人儲物  
亦隱匿不糶是以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餓殍也今若  
聽其自便四方商旅皆至即米多而價自賤矣上  
曰然明日具以白太祖盡從其言於是事集焉  
上即位遷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坐事責授閑廢  
使閣門祗候上征并汾以從信為大內都部署遷

左衛將軍復為樞密都承旨未幾以本官罷踰年以  
本官充度支使加本衛大將軍至是卒年七十二贈  
太尉從信無他才好詭誕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  
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而終無所得侯莫陳利用  
者挾左道有妖術因從信推薦獲寵人以此非之壬  
申以諫議大夫許仲宣權判三司乙亥詔史館所編  
文集將就可令接續進來上謂宰相曰自去年冬  
末日讀御覽三卷未嘗廢闕有故即追補之已讀八  
百餘卷矣

冬十月庚辰以知敘州舒德邠為敘州刺史谿洞之  
首領來請命也詔曰應諸道州府自今犯竊盜五貫  
已上十貫已下並決杖配隸所在徒役不必更奏十  
貫已上及兇惡尤甚為人患者即得取裁先是竊盜  
獄成皆取裁多致凝滯上知之故降是詔癸未  
乾明節羣臣上壽先是飲羣臣酒三行乃止是日  
上悅顧謂權御史中丞滕中正曰三爵之儀是謂常  
禮朕欲與羣臣更飲一卮可乎對曰陛下聖恩甚厚  
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甲申詔曰華山陳搏養



原件短缺

8-9



素丘樊韜光巖穴載應順風之請是增少微之耀慕  
我至化來儀帝廷不有嘉名何彰身範可賜號希夷  
先生仍賜紫衣一襲搏頰工詩什居華山雲臺觀用  
世宗聞其名召之既至館於禁中月餘厚禮遣之還  
山及上即位來朝今復至上待之甚厚謂宰相  
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入華山  
四十年度其年近百歲人且言天下安治故來朝覲  
此意亦可念也即令引至中書卿可試與之語搏既  
至琪等因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於人

手持

白山鷄一

乾州貢

赤烏一

趙州貢

白鷹五

霸濮潞晉夏等州貢

白鷺

鷲鷹二

商坊等州貢

白鶻一

夏州貢

赤鶻一

歸州貢

白鶻一

鳳翔

府白鸚鵡一

朗州貢

白銅甯一

光州貢

青花山鵲一

房州貢

琪等拜表稱謝請圖之付史館詔從之戊戌杖殺忠  
州錄事參軍卜元幹免知州國子博士徐澤官仍削  
兩任並為受賂枉法故也庚子杖殺禁軍鐵林小校  
李超坐牧馬濟州求掠民錢及劫殺道上行人故也  
先是國家以諸軍戰馬數多其外軍屯戍者皆在外  
而禁軍中騎兵尚多皆本軍飼養之每至三月分出

於近京州郡放牧至九月復還本軍故超因牧馬而為姦焉

十一月壬子高麗國王王治遣使以方物來貢庚申日有青赤背氣甲子上齋宿正殿乙丑宿太廟上以天氣晴和作歌詩三首賜近臣令屬和丙寅親饗五室出宿於齋宮丁卯日南至親祀南郊回御軋元門下制曰惟皇撫運樹洪業於中區惟辟奉天表至誠於大報朕自祗膺賸命嗣守丕基夕惕晨興宵衣旰食九年于此罔敢怠荒而豐歲屢臻

五兵不試符瑞昭應書軌大同顧惟冲人何能致此蓋玄穹之所降鑒宗社之所儲休所以躬事禋燔告謝天地文物以之大備聲明於是孔昭六變升聞百神降假純嘏之錫豈獨在予思與萬邦同茲大慶宜改紀元之號仍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太平興國九年為雍熙元年自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繫囚除故殺人并十惡罪至死及官典犯枉法贓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諸軍將卒並等第賞給文武前任見

任官諸軍將校致仕官並與加恩禁軍指揮使已上  
未有功臣者特賜功臣諸道州府民戶少欠太平興  
國八年終已前夏秋稅物及義倉并賑貸斛斗並與  
除放文武常參官及內外諸司使副禁軍都虞候已  
上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未  
有官封者並與官封亡歿者亦與封贈文資常參官  
衣緋綠及二十年者許於吏部投牒以名聞諸處配  
流徒役人內有曾任職官已經恩放還者委所司條  
奏資貶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

者量與叙用諸處征討將校歿於王事者自副兵馬  
使已上並與贈官有親的子弟孫並與錄用諸處監  
管場務虧失官物及人戶增起課額自後不敷者應  
舟船沈沒及遭水火損敗錢帛西川諸州鹽井煎煉  
不及者昇杭州等見有積欠係官地基錢物等特與  
除放兩浙先欠淮海國王回圖質庫錢鹽等應自開  
寶七年以後舒揚泉福歙等州被江南燒蕪却斛斗  
故涪陵王先於在京及諸州借過省倉庫錢帛斛斗  
見勒元借人填納者河東管內偽命日於人戶上舊

率配錢物及江南舊日於興國軍人戶上白配供軍  
茶貨等並特與除放應江南兩浙湖南嶺南人戶見  
有丁身錢起今後並以年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  
成丁已入老者及身有廢疾並與放免應郊廟諸司  
職掌及行事官並與加恩欠一選者令銓司注擬欠  
兩選以上者減一選應自前亡命軍人及草寇聚集  
之處限詔到兩月並令於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即論  
其罪諸道進奏使前資官等赴郊廟陪位者並與  
加恩西川廣南荆湖江浙漳泉發遣到偽命官吏等

如正身亡歿其骨肉一任歸還應諸抵法人及歿於  
貶所者並許骨肉歸葬癸酉詔曰建州進士楊億年  
方髫鬣富有文華召試於前筆不停綴詞體優贍祭  
然可觀言念俊奇且加秩序噫進修不已砥礪彌堅  
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可特授將仕郎  
守祕書省正字億建州浦城人刑部郎中徽之從孫  
也年十一能屬文援筆立成上聞其名乃詔江南  
轉運使張去華就加考試去華試以詩賦文論咸有  
可觀送至闕引對便殿神采俊爽占對閑雅上出

詩賦題試之億援筆頃刻而成詞采靡麗上大嗟賞因謂宰相曰童蒙敏慧未嘗有如此者宋琪等奏曰陛下好文獎善故異人間出上曰可與一官留於京師時召之令賦詩於心前以釋心耳故有是命襄州言襄陽縣百姓劉昉五世同居長幼百口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其他役

十二月庚辰楚王元佐陳王元佑

韓王

真宗舊名

冀王

元儁益王元傑各加食邑一千以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淮海國王錢俶為漢南國王改賜江寧鎮國崇

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刑部尚書平章事宋琪為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工部尚書平章事李昉為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蒙正李至皆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如故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禹錫進封平陽郡侯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密院事張齊賢王沔並加左諫議大夫自藩鎮及內外文武官並進秩有差以丁卯詔書加恩故也癸未詔京城耆老百歲已上者凡百許人至長春殿上親慰撫之老人皆言自五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

盛也賜束帛衣服茶菴以遣之乙酉詔曰王者賜酺  
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  
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  
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從士庶之情  
共慶休明之運可賜大酺三日酺飲起自秦法三人  
已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得會飲過則禁  
之魏晉之後無聞焉唐景雲開元天寶間曾舉行之  
至是郊禋始畢大慶溥洽故有是詔上因謂宰相  
曰朕讀唐書見睿宗已後賜酺或連夜至七日九日

亦或彌月無乃太甚乎娛樂不可過度三日為得宜  
矣玄宗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音樂集都下亦  
勞擾之甚也丙戌月犯昴以少府監段思恭為右諫  
議大夫祕書少監郭贄為左諫議大夫丁亥詔曰躬  
本抑末教化於是興行抵璧捐珠浮靡於焉止息朕  
祇承丕構緬慕古風思欲崇尚儉朴革去澆競却難  
得之竒貨復大化之淳源宜自我先以率天下其嶺  
南諸州採珠場罷之己丑以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  
孫守彬為右屯衛將軍壬辰制曰王者祇膺寶圖奉

若天命必在詳求淑哲所以翊宣風教故姬周之盛  
本自姜任之烈虞舜之聖亦資皇英之助蓋化行於  
內而陰教以孚位正於中而人倫以敘始於宮闈迨  
于家邦前典具存敢忘脩舉隴西李氏柔嘉維則和  
順積中茂慶著於侯藩盛則傳於勲閥清芬桂郁睿  
問川流明惠成於自然仁孝本於天賦頃自作嬪帝  
室毓德椒塗象物垂風光昭令則闕睢播美已著樂  
章內理肅而九御有倫婦道著而六官承式服阿保  
之箴誠知臣下之勤勞固已績茂公桑道光彤管而

造舟之禮未加於徽命厭翟之貴未正於中宮豈所  
謂昭德垂訓嗣世繼統者乎宜考舊章煥茲縟禮法  
軒星而踐位配皇極以為尊可立為皇后有司擇日  
備禮冊命甲午駕幸城北水磴回召近臣宴於後苑  
丙申大酺自丹鳳樓至朱雀門張樂遷四市貨殖五  
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魚龍曼延之  
戲又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音樂雜  
發觀者隘道 上御樓臨視召羣臣宴飲畿甸耆老  
列坐其下賜之酒食丁酉賜文武常參官詣尚書省

宴飲上賜詩二首特降中宣使旨曰今日卿等宴會  
恐未盡歡可更賜來日宴樂於是飲三日羣臣獻歌  
詩頌賦稱美者數十人並宣付史館庚子以濟州刺  
史陳廷山為光州刺史壬寅以氍毹使張延景為尚  
食使癸卯麟州防禦使李克文為博州防禦使甲辰  
雨雪先是上謂宰相曰今冬天氣和暖開春恐有  
疫癘今郊禮酺宴之後若得三五寸雪大佳至是陰  
雲四合積雪盈尺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一



書寫人李奇

初對呂興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二

起雍熙二年正月盡二月

雍熙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上不受朝羣臣詣閣拜

表稱賀庚戌以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壽州司農卿

李惲知孟州甲寅詔曰國家書軌混同封域遼遠將

共康於庶務必廣擇於羣材舉其所知厥有前典況

今官常之列俊又尤多雖蘊長材或居下位守道者

以躁進為恥懷能者以自銜為非式開薦善之門用

廣得人之路宜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

保舉京官幕職州縣官可陞朝者各一人丙辰以皇

姪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德隆為  
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府長寧侯皆故涪陵王廷美  
之子也初廷美徙房陵諸子皆徙行至是並受封仍  
厚賜緡錢遣高品衛紹欽送之治所又以起居舍人  
韓檢通判沂州右補闕劉蒙叟通判濟州以皇姪在  
郡面諭旨令檢等專郡政焉己未上元節御乾元門  
樓觀燈夜漏初上密雪忽降 上謂宰相曰可各賦  
觀燈夜瑞雪滿皇州詩以為娛樂 上賦詩示羣臣  
宰相宋琪等咸奉和辛酉分命左領衛大將軍郭重

吉等十三人監治河隄癸亥以翰林學士司封郎中  
賈黃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屯田郎中知制誥趙昌言  
虞部郎中知制誥韓丕祠部員外郎知制誥蘇易簡  
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宋準禮郎中張洎左補闕直史  
館范杲著作郎直史館宋湜席貽慶等同知禮部貢  
舉以登州流人曹翰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  
令便道之官遇赦故也乙丑詔賜安定侯德恭長寧  
侯德隆常俸外年支錢各三百萬以水部員外郎閻  
象春秋博士袁逢吉毛詩博士解損祕書丞張雍著

作郎杜新殿中丞趙化右贊善大夫吳淑著作佐郎  
杜鎬大理寺丞王炳國子監丞楊文舉等試禮部諸  
科貢舉人戊戌以祕書丞何績為京東轉運副使己  
亥詔曰國家設俊造之科啓公平之路務要藝實以  
副勤求近年舉人動盈萬計姦偽之迹朋結相連或  
成於他人或傳以相授紛然雜亂無以辨明考覈既  
難妄冒滋甚宜令知舉官專察之如有濫謬具以名  
聞甲戌制加高麗國王王治檢校太傅光祿卿裴迎  
責授感德軍節度行軍司馬坐知相州日選僕隸佞

健夜入更直與之卧起郡有中卒尤健壯迎召之諸  
僕由是不平因鬪競事發上令鞠之得實醜狀詔  
削籍配隸商州禁錮迎錢俶之姻也俶屢請於上  
乃改是命二月戊寅詔曰朝廷選用賢能分膺事任  
必資公共以副憂勤向者聯事同僚多不連署署奏牘  
自今並須同署未定為式庚辰遣內客省使郭守文  
領兵屯三交壬午以翰林侍書左拾遺王著翰林侍  
讀著作郎呂文仲使高麗甲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  
相遣牙校張詔馮阮伯簪等以方物來貢壬辰詔左

諫議大夫滕中正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  
恭同試知貢舉官親屬凡九十八人乙未夏州上言  
都巡檢使汝州團練使曹光實歿於賊光實字顯忠  
雅州人也父疇唐末為靜南軍使控印峽以捍蠻蜚  
光實幼武勇有膽氣輕財好施不事細行意豁如也  
疇卒偽蜀孟昶以光實為永平軍管內捕盜游兵使  
太祖命王全斌平蜀蜀地羣盜蜂起有夷人張樂  
忠者常攻劫郡縣且憾光實殺其徒黨率眾數千人  
中夜掩至環光實所居鼓噪飛矢四面並進光實負

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眾辟易不敢輒近光實舉族  
三百餘口賊殺之無噍類又發疇墓壞其棺槨光實  
詣全斌具以事白時蜀中諸郡多未下乃圖雅州地  
形要害陳用兵攻取之勢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之  
遂令光實率兵前導既克其城果得樂忠而甘心焉  
全斌乃署光實為義軍都指揮使而殘寇猶保沈黎  
光實以所部盡平之遂以光實知黎州兼黎雅二州  
都巡檢使安集勞來蠻獠懷之全斌遣入貢京師且  
陳郡境安靜不須義軍巡警請罷之 太祖喜為左

右曰此蜀中之奇士也乃以為黎州刺使踰年改唐  
州刺史時初平交廣羣盜未息以光實為嶺南五十  
七州都巡檢既至捕逐羣盜海隅寧靜上即位遷  
本州團練使車駕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事河  
東平充汾遼石沁等州都巡檢使領汝州團練使王  
師北伐與潘美分道出鴈門光實為前鋒遇賊斬首  
五千級優詔嘉獎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為夏銀  
綏麟等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遁入蕃落為寇邊  
民苦之光實乘間掩襲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斬

首數千級繼遷僅以身免繼遷既敗使人給光實曰  
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導致情  
款願陳甥舅之禮期其日於近城十許里約降光實  
武人勇而無謀心信之且欲專其功故不以語人至  
期繼遷設伏於隱蔽與數人近城迎光實領數百騎  
徑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忽舉手麾鞭而伏  
兵盡起光實遂被害年五十五上聞之驚悼贈贈  
加等錄其子克讓為五品正員官丙申詔曰應天下  
佛寺道宮自來累有詔書約束除舊有名籍者存之

所在不得上請建置初有僧乞於近城之地積薪自焚上以其惑衆令配流遠惡處仍毀其所居院舍因謂宰相曰近日多奏請建置僧院有十餘間屋宇便求院額甚無謂也多是誑惑閭閻藏隱姦弊宜申明禁止之故有是詔免著作佐郎鄭用和仍削兩任坐密州監稅日受賕故也已亥占城國王施利陀盤吳日歡使婆羅門金歌麻來獻方物三佛齊國船主金花亦以方物來獻庚子忠武軍節度使潘美來朝壬寅以彰德軍節度使李繼捧為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使單州防禦使李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博州防禦使李克文歸本郡克文先朝集在京師故也癸卯以著作郎韋亶通判隨州殿中侍御史李式通判道州武元潁通判博州初李繼捧歸朝其弟繼遷遁入蕃部率戎人為寇會有從塞上來者繼遷悉知朝廷事意繼捧等漏露之故其宗族悉置之于外令亶等為通判專司郡政

三月丁未以如京使石保興為銀夏等州都巡檢使己酉以崇儀副使莫侯陳利用為監門右衛將軍領

應州刺史乙卯武成軍節度使劉遇卒遇浮陽人也  
周高祖在鄴遇為親信吏周有天下遷控鶴都軍頭  
顯德中改控鶴副指揮使 國初遷御龍直指揮使  
建隆末領溪州刺史轉控鶴第三軍都指揮使又改  
眉州刺史軋德初授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  
練使從征河東以功授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鬱州防  
禦使久之遷應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開寶七  
年征江南充昇州西南路行營步軍兼戰棹右廂都  
指揮使會諸路兵生擒江南大將朱令贇吳人因是

喪氣江南平以功領大同軍節度使 上嗣位改曹

州刺史彰信軍節度使從征幽州失律責授宿州觀  
察使六年入朝從幸魏郡授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  
使充幽州西路壕寨都部署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  
塞長城等五城八年授滑州刺史武成軍節度使至  
是卒年六十六詔輟視朝一日贈侍中遇純謹善射  
上待之尤厚既卒貶翰林醫官使劉翰為和州團  
練副使翰素剛褊同列多被讒構及遇病 上使候  
之言必瘳故被黜焉丙辰詔曰應中外官私發故舊

書題不得用官印記違者罪之丁巳以右諫大夫劉保勳權御史中丞以日騎天武右左廂都指揮使師州防禦使張訓為殿前都虞候領永州觀察使日騎右廂都指揮使嚴州團練使傅潛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涼州觀察使判霸州趙延浦領蔚州觀察使判冀州內客省使檀州刺史郭守文領武州團練使左神武軍將軍營州刺史劉知信領檀州團練使宮苑使媯州刺史李繼隆領環州團練使軍器庫使儒州刺史劉文裕領順州團練使

八作使張濬領媯州刺史文思使薛繼昭領儒州刺史戊午習射於後苑上七發皆中的張樂賜從官飲宦官何紹貞決杖配北班初紹貞護送宮人詣永昌陵還至中牟天未明見數人持兵行道傍紹貞疑其盜捕而笞掠之人不勝其苦皆誣服縛送致京師上初聞甚驚既而思之曰此人雖持兵且未見劫盜之狀假令為劫豈紹貞能制而縛之乎因令送開封府鞫之及獄成果縣民詣嵩嶽祈禱以兵自防耳上大駭曰幾陷平民於法各賜茶菴束帛而遣之



故紹貞及於罪己未。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格  
貢舉人得梁顥等一百九十七人第為三等諸科三  
百一十八人亦為三等有經生王從善能并注通誦  
其書。上乃取五經舉其端從善應聲誦之無有凝  
滯。上甚嗟賞加賜九經及第其時或云下第進士  
中甚有可取者。上未盡得之壬戌復試又得進士  
七十六人復為三等以洪湛文詞可採特陞為第三  
人餘皆附本等未癸卯復試下等諸科為三等凡三  
百二人學究高南金自陳曰臣家貧父頓年八十四

嘗在大名府幕罷職久矣今無存養者願賜一第以  
慰臣父之老。上謂侍臣曰其父何人宋琪對曰前  
天雄軍掌書記高頓也性廉介搢紳推之今以致政  
年老素行愈厲。上曰吾早知其為人惜其不能從  
政不欲彊起之可即授左補闕致仕仍賜錢十萬擢  
南金高第頓開封雍丘人清泰中舉進士儕輩給之  
曰何不投裴僕射求知乎是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  
後進無復至其門者頓純朴信之遂以文為贄明年  
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舉裔孫即皞之門生也皞以頓

語之裔孫曰謹受命遂擢頓乙科後歷州縣周顯德中佐符彥卿幕府 太祖時董禁兵 上居近職親迎 懿德皇后于大名府彥卿遣頓迎候接納尤伸誠款 上由是因南金而記憶之故有是命甲子詔御前下第人有十五舉已上者及貢院第四等人凡八十四人並賜同本科及第丙寅殿直潘昭慶以褚遂良歐陽詢虞世南墨迹三本來獻戊辰賜新及第進士等詩二章以泰寧軍節度使孫承祐知滑州屯田郎中知制誥趙昌言知大名府祠部員外郎知制

誥蘇易簡罷知制誥初上使易簡賈黃中等同知貢院各以子弟甥姪籍名求別試易簡妻兄進士崔範故職方員外郎憲之子也憲死易簡以外服請告範服未闋易簡隱而不奏薦名在高等又有王千里者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也孚在蜀為翰林學士易簡父協即孚之門生易簡以故薦千里 上聞之甚怒範及千里並加罪仍令御史劾易簡于私第及罷制誥之任壬申宴中書門下文武常參官翰林學士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及諸州進

奉使占城國三佛齊使諸國蕃客於大明殿癸酉賜  
新及第貢舉人宴於瓊林苑蘄州言江南歲歉民飢  
流移入所部津吏以未受詔多拒之望許渡江自占  
詔從其請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二

書寫人李奇

初對呂興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三

起雍熙二年  
四月盡八月

夏四月乙亥朔詔曰朕撫御寰區惠養黎庶軫憂勤  
而是切在夙夜以寧忘江南數州向罹旱歉雖行賑  
貸未救疲羸更均推食之恩以表憂人之意今遣監  
察御史安國楨等乘驛至彼與長吏度人戶闕食者  
賑給之仍發官廩減價出糶因令訪察郡縣官吏為  
政善惡民間利病以聞先是秋去虔吉洪撫饒信等  
州旱歉人民艱食雖已令賑貸至是又遣國楨及太  
常丞馮拯榮見素左贊善大夫馬得一王茂之張茂

才樊素著作郎宋錫張維嵩張濤等分往慰撫察視  
之丙子詔曰夫經術者王化之本也故懸科取士要  
在得宜明經入用期於專業向者以毛詩周易尚書  
三經各為一科顧其本大小不相倫等况復選序之  
一致豈容藝學之不侔今後以周易尚書各為一科  
而附以論語爾雅孝經三小經毛詩卷秩差大可令  
專習法家之學最切於時廢之已久甚無謂也可復  
置明法一科亦附以三小經庶使為學精專用功均  
一是日上習射於後苑召近臣賞花釣魚張樂賜

飲上連中的者五戊寅遣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復  
屯于三交以國子博士鄭濬文為水部員外郎致仕  
老病求解官故也己卯啟聖禪院成詔僧睿齊王之  
其地即晉之護聖營也宣祖時典禁軍天福四年  
上誕於其地上即位太平興國中詔建為寺六  
年而功畢所費鉅數千萬計殿宇凡九百餘間皆以  
瑠璃瓦覆之先是平江南得旃檀瑞像并桑門寶誌  
真身初置寺內至是並遷於是院辛巳詔諸郡選胥  
吏之廉幹者隸於三司初上以三司積弊之淵藪

也舊吏姦滑尤為難制故於外郡選吏補之優給糧  
祿冀其畏法而自謹也已丑月掩心後星殿前承旨  
王著棄市坐監護資州兵馬為姦賊故也庚寅詔曰  
判四方館事田仁朗任寄腹心職居親近昨因戎羯  
騷擾邊陲令總師往伸平蕩而稽違詔旨誑誤軍謀  
畏懦不前張皇邊事遂使腥膻餘類敢搖蠱毒傾陷  
我城堡俘掠我吏民翫寇長姦實由於爾敗吾師律  
合寘嚴誅尚念嘗侍軒墀久經歲月屈於朝憲伸我  
私恩勉懷思過之心荷曲全之意可特責授商州團

練副使令御史臺遣吏監送赴任初李繼遷率蕃部  
屢為邊患是歲二月攻麟州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領  
兵檄巡為其所誘而歿又圍三族寨麟州馳驛以聞  
上遣仁朗與閣門使王侁宮苑使李繼隆閣門副使  
董愿馳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兵至綏州駐月餘奏  
請益兵於是三族寨蕃將折御乜殺監軍使者與繼  
遷合上聞之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  
疾馳代仁朗先是繼遷已攻陷三族因急攻府寧寨  
報至仁朗喜謂諸將曰戎人隨逐水草散保巖險常

烏合蝟聚以寇邊境勝則進敗則退無以窮其巢穴  
今繼遷嘯聚羌戎數萬衆圍守孤城慮王師之至必  
盡銳攻之謂朝夕可拔府寧城小而堅戎兵雖少皆  
勁卒猶可以旬日受敵我俟其困卒大兵擊之遣一  
將將彊弩三百以邀其歸路北虜成擒矣部署已定  
會使者齎詔召仁朗赴闕下御史按問仁朗陷三族  
狀對云所征兵在銀綏夏等州本州以城守為備不  
遣有兵千餘乃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轉  
運芻粟復未備三族寨與綏州道遠非元詔所救也

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其謀不果因言繼遷得  
蕃情願且降優詔懷來之或懸懸厚賞以誘部落酋長  
令斬其酋不爾恐他日漸為難制雖大益兵深入其  
地無益也臺司以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御史  
遂重劾之法司以乏軍興者斬征人違期二十日者  
絞一上止令降黜焉是行也仁朗誠為稽緩然計已  
決而為王侁等媒孽構成其罪故及於貶人皆惜之  
丙申上幸金明池因幸瓊林苑習射上為歌詩  
賜羣臣庚子夜甘露降于後苑花木之上辛丑夏州

行營上言破西蕃悉利族斬首六百級虜生口三千  
梟偽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弟埋乞獲馬牛羊三萬計  
皆繼遷之黨也癸卯以香藥庫使張遜領媽州刺史  
五月庚戌以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知延州左諫議大  
夫滕中正知河中府辛亥天長軍上言有蝗食苗稼  
癸丑命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劉保勳同知京朝  
官考課庚申左御林軍統軍周保權卒保權武平軍  
節度使行逢之子也建隆三年行逢卒保權尚幼部  
將衡州刺史張文表叛率兵襲朗州保權不能制及

王師致討逃于山谷事定來見太祖不之罪授諸  
衛大將軍累遷上將軍統軍至是卒壬戌亳州獻兩  
歧秀麥癸亥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草  
書李白廬山瀑布詩共二十幅分賜之謂宋琪等曰  
朕公事之外未嘗晝寢讀書寫書自得其趣琪等對  
曰天下庶務陛下皆親決之又以讀書染翰為樂前  
代帝王所不能及也甲子上幸城南觀麥賜田夫  
布帛有差庚午中書門下言有常任職官譴謫在外  
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效上不許謂宰相

書原鈔字字  
粉筆改書

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生成離間豈能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巖嶮若小得其志即復結朋樹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辛未以虞部郎中王龜從水部員外郎王素左拾遺畢士元祕書丞張茂直充諸王府記室參軍上謂龜從等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

良士贊道為善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皆謹恪有行故茲慎選各宜勉之龜從等頓首謝仍詔各賜衣一襲銀帶銀鞍馬以寵之壬申霸州獻白鳥癸酉鳳翔府言岐山縣周公廟有泉忽湧耆老相傳云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唐安史之亂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德潤泉自後又涸今泉忽湧清澄甘潔甚異於常因圖之以進

六月甲戌朔將作監丞木令儀削籍為民以知化州日坐贓故也己卯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



上謂宰相曰今夏麥豐登比聞歲稔則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有災患今建此為民祈福未必便能獲祐且表朕請禱之意壬午中書門下言州縣官舊制南曹判成申流內銓注擬其職事官經中書陳狀除官中書不見本官歷任功過須下南曹勘覆方除官今後望令罷任職事官並赴銓曹準格注擬其特除拜不在此限從之乙酉中書門下言近日諸州府官吏去官赴舉者禮部貢院考試多是所業未精今後望令本處先呈試合格以聞待報方得解送貢舉院考試

若所業紕繆其考試舉送官必當加罪本人免所居官從之丙戌以新及第第一等進士梁顥等二十一人為節度觀察推官第二等第三等并諸科三等令人右諫議大夫劉保勳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同於吏部依常調注擬戊子詔曰去年有司上請通行江浙鹽商蓋欲均利於民而絕其犯禁者然變法易制自古所難故且行之歲時以觀其利害如聞罷榷之後重擾於民庶便於時宜仍舊貫自今宜依太平興國九年七月己酉已前禁法從事己丑

大宋通志卷之三  
七  
詔曰先是兩浙轉運司言罷杭州權酷令民隨稅輸  
麩錢自聞更改未甚便宜郡縣豪舉之家坐專其利  
鄉村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求便於民反罹其害復從  
舊法庶協通規其所均錢宜並停庚寅詔廢西京稻  
田務辛卯內客省使麟州巡檢郭守文等上言自四  
月至六月三族寨諸蕃四十七族來降己令復舊業  
爰羅賊等一十四族拒命尋卒兵擊之斬首數千級  
焚千餘帳獲人馬牛羊七千計乙未以金部員外郎  
楊緘為江南轉運使比部員外郎許驥副之庚子崖

州人言長流人盧多遜卒年五十三辛丑詔曰古人  
云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則知卒哭而諱止  
可施於私家閨門之事豈宜責於公府如聞州縣長  
吏頗以私諱責人甚無謂也今後內外臣僚三代名  
諱只可行之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職官  
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  
品已上許準式上言其餘不在請改之限

秋七月甲辰朔以刑部員外郎李繼凝為兩浙轉運  
使丙午府州上言三族寨折御七率中府黃七三族

五百餘戶來降丁未蕃族寇金明寨巡檢李繼周率  
兵破之丁巳月有食之是日中元節駕幸啓聖院  
回御東華門樓觀燈召宰相親王節度使及近臣宴  
飲夜分而罷庚申詔曰存救之術儲廩是資所以攘  
凶災防水旱也備豫無素災至無而思禦之其可及  
乎今豐穰屢臻宜多積蓄可令諸道轉運使與所在  
長吏共計度之考察倉儲無令敗損初上謂宰相  
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是知儲蓄最為  
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

若非積粟何以救之因下是詔甲子詔輟視朝一日  
以陳王元佑夫人李氏卒故也夫人故隰州防禦使  
謙浦之女既歸於王未封而卒朗州上言江水溢害  
稼乙丑以和州防禦使陸萬友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庚午賜太平州道士趙王九錢三十萬仍改名自然  
自然當塗人也世為縣民年十六嘗夢一人年七八  
十狀兒甚偉自云我是陰君也汝有道氣今以辟穀  
之法授汝因出栢一枝令啗之曰自此當不食矣啗  
訖復教篆籀數百字覺以示人皆不能識或曰此天

篆也道家符籙用之自是三五夕或一見於夢中自然遂不食神色俊爽鄉里異之長吏以聞召至闕自云不食已三年矣故有是賜而遣之  
八月癸酉朔詔曰朕以庶政之中獄訟為切飲恤之意何嘗暫忘蓋郡縣至廣械繫者眾苟有冤抑即傷至和今遣祕書丞崔維翰等分路案問小事即決之大事須證佐者從行之仍廉察官吏勤惰以聞己卯以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張宏為主客郎中史館修撰庚辰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

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參軍恐其初列官常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丙戌熒惑與歲星合于軫癸巳西南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來貢丙申教坊使郭守忠上言求外任 上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朕承累朝喪亂之後所以勵情為治祁寒暑雨未嘗自便蓋恐政事壅滯今天下安治自謂勞苦有效矣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壅百姓何所訴哉然守忠之情亦可念也宋琪等對曰陛下求理切至未嘗游心宴樂排

優之徒無所施其技故守忠求外任以自效辛丑瀛  
莫二州上言大水損民田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三

書寫人馬頌

初對呂宗興

覆對劉

孝廉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十四

起雍熙二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壬寅朔以主客郎中史館修撰張宏比部郎中

知制誥知廣州徐復休並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休

復仍知廣州乙巳以西上閣門使王侁領蔚州刺史

丙午制曰朕祇膺景命嗣守丕圖夕惕晨興十年於

此風雨咸若禾麥屢登四鄙無虞五兵不試富壽之

福普及生民顧眇躬安能臻此蓋乾坤之睠祐致動

植以昭蘇特開三面之網羅用荅二儀之西覆壽應兩

京諸道州府軍監縣鎮繫囚等限德音到日已前除

十惡官典犯賊及謀殺故殺劫殺人不赦其餘罪至死者減一等流罪以下並放江浙之間亢陽為殄雖行賑貸尚軫憂勞宜行蠲除用伸憫恤應有曾差使臣賑貸處人戶欠太平興國九年夏秋歲賦并沿街物色並特與除放庚戌重陽節賜近臣令飲宴於宰相李昉第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令中官就賜之是日 上召親王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及內臣後苑習射張樂賜飲極歡而罷夜分楚王宮火遲明煙焰未止 上以元佐素病心疾意火必元佐也令攝赴

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枝於前元佐恐懼對云數年已來心神迷亂因重陽被酒夜持簾幕卷蠟炬不令左右知覺遂起此火案具 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從此斷矣元佐無詞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洎宰相近臣號泣營救 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訓者無不扼腕憤歎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之計斷不捨之遂下制曰楚王元佐童非以來慈愛所厚洎其成長性忽

變移訓導莫從狂悖自恣親行殘忍之事潛形詛詈  
之言忽於宮中縱火為患違廢禮教所不能言宜廢  
為庶人送均州安置 上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  
方思自適而以元佐縱火實撓朕懷宋琪等對曰堯  
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上累 聖德元佐若無心  
疾必不至是惟陛下開適丁巳宰相文武百僚伏閣  
拜表以庶人元佐乞留京師詔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命寘於京師使者監護不通外事元佐 上長子也  
初名德崇後改今名出閣封衛王及長漸驕恣後病  
恍惚煩躁或經時絕朝請自是屢為殘忍不守法度  
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輒彎弓射之 上誨  
責之甚厲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 上深以為憂是  
月初以疾小愈 上悅故為肆赦九日 上宴諸王  
而元佐以病新聞不預會至暮罷陳王等往謝之元  
佐謂曰汝等與 至尊宴射吾不預焉是為 君父  
所棄也因發憤中夜閉媵妾於室縱火 上怒遂廢  
焉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通翊善戴玄以輔導無狀上  
表請罪 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能贊導之手

皆釋不問令解職守本官戊午 上以火故欲廣宮  
城詔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地圖來上  
上曰居民甚多吾不欲徙之也令罷己未西南蕃  
王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龍漢璿使牂牁諸州酋長  
趙文橋等率種落百餘人來獻方物名馬納偽蜀所  
給符印而聽朝命即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  
刻印賜之以趙文橋張漢遷等並為懷化司戈以殿  
中侍御史張郢為西川轉運副使崇儀使知府州折  
御卿兼領成州刺史乙丑以濮州刺史安守忠知夏

州戊辰召近臣習射於後苑 上七發皆中的左驍  
衛上將軍致仕張美卒美字玄圭清河人也少精書  
計隸三司為吏周祖初有天下世宗為鎮寧將軍節  
度使美時掌郡中財穀世宗每有求取美必曲為供  
備周祖聞之怒將加譴責而重傷子意故徙為濮州  
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嗣位徵為樞密都承旨未幾權  
判三司世宗征淮南留美兼大內都部署一日於禁  
中假寢忽覺心動因周行宮城謹飭諸司俄項內醞  
署火起既有備即撲滅之尋拜左領衛大將軍充三



司使歷宣徽南北院領三司如故專掌邦計條奏利害時論以為精敏故屢行征討財用不乏然世宗嘗以澶淵有所求假頗不以忠待之公美亦內自懷愧恭帝立李筠鎮上黨美度筠必叛潛於懷孟多積芻粟國初筠果叛大祖親討之師徒十餘萬出太行糧運素備未幾平之美有力焉以功授同州刺史定國軍節度使時關中官出緡錢以市材木歲至數千萬先是長吏每出錢給民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多至數百萬少亦不下百萬美至所部吏白其事美曰

官市木長吏何故規其利獨不取後他群民有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責償焉乾德中改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上即位來朝改左驍衛上將軍未幾以本官致仕至是卒輟視朝一日己巳泰寧軍節度使孫承祐卒承祐字祐之餘杭倡家子也錢俶之在浙東以承祐姊為妃承祐因得處親要之地累遷至浙江東道營田副使改鎮東鎮海兩軍節度副使知威勝軍節度事太祖征江南命俶統所部兵攻常潤承祐以裨將從謀畫居多江南平詔改中吳軍為

平江軍以承祐為蘇州刺史平江軍節度使上即位倣舉國歸明以承祐為兗州刺史泰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踰年移知滑州至是卒年五十詔輟視朝兩日贈太子太師承祐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人或謂曰大演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君年止於是乎及是果驗承祐性奢侈每一食殺生命數十方下筯所居之室皆焚龍腦日費數兩嘗從車駕北征承祐以橐駝負巨斛貯水載魚以隨之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

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洎近臣數十人尚未食適遇承祐承祐命即設幄於野旋令鱠魚窮極水陸人咸異之

閏九月壬申朔以虢州刺史孫繼業為右衛將軍致仕以老病故也甲戌以虞部郎中知制誥韓丕知虢州丕有文行朝右稱為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丕不能平故上章求外任焉丙子以感德軍節度使崔翰知滑州辛巳以崇儀使郭令圖領平州刺史癸未司天言太白入南斗

甲申 駕幸天駟監 上親選名馬賜宰相參知政  
事樞密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因幸含芳園張樂  
習射丙戌詔曰饒州多荒田其地肥美宜令募民耕  
種毋出五年租庚寅崇儀副使王贊決杖降為供奉  
官坐監綾錦院挾私誣奏錦工請加刑 上召錦工  
詰問之工因言贊陰事贊具伏抵罪 上謂宰相曰  
朕躬親庶政猶或如是若游宴自適下情何上以通  
乎乙未詔曰嶺嶠之外封域且殊蓋久隔於華風乃  
染成於汙俗朕嘗覽傳記備知其土風飲食男女之

儀婚姻喪葬之制不循教義有虧禮法昔漢之任延  
理九真郡遂變遐陋之地而成禮讓之俗是知時無  
古今人無遠近問化之如何耳豈有弗率者乎應邕  
容桂廣諸州婚嫁喪葬衣服制度并殺人以祭鬼疾  
病不求醫藥及增置妻孥等事並委本屬長吏多方  
化導漸以治之無宜峻法以致煩擾初 上覽邕管  
記知其俗陋故下是詔丙申以丹州刺史禹萬成為  
右領軍衛將軍己亥坊州獻一角獸左右皆曰麟也  
上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兆民安泰此為上瑞鳥獸草

木夫何足云不必宣示中外  
冬十月辛丑朔 上親錄御史臺開封府繫囚及罷  
謂宰相曰朕日錄因徒殊不覺勞心但坐少時耳若  
中外臣僚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  
邑治一郡或致飛蝗避境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  
黎庶伸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宋琪等對曰陛下  
勤勞致治蒼生之幸也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災為譯  
經三藏明覺大師施護為傳法大師法天為傳教大  
師並授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仍月給俸祿初天息

災等既至詔令與禮部郎中張洎同譯西天梵夾而  
潤色之至是成六十卷以獻詔附於經藏會 軋明  
節天息災等上言昔唐三藏號大廣智不空試鴻臚  
卿封肅國公臣等微薄無以發明教法然遇盛明之  
時竊慕前代之美 上覽之故有是命丁未 軋明  
節羣臣上壽己酉汴河押運使臣決杖配隸商州禁  
錮斷主糧胥吏腕徇於河側三日而後斬初 上或  
聞汴河漕運軍人至京頗有寒餓乃令中官訪求果  
得百餘人有飢凍之色詰其故乃主糧吏奪其口食

而自取之 上大怒故加其罪給軍人衣服而尉撫  
焉癸丑宴中書門下文武常參官翰林樞密直學士  
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  
州進奉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甲寅黎州邛部川蠻  
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良馬來貢乙卯下  
元節京城張燈賜近臣於樞密使王顯第宴飲夜分  
上遣中使以御製詩一首賜之丙辰以鹽鐵判官祠  
部員外郎張鴻漸為河北轉運使改左右天慶院為  
左右驥驥院丁巳命右諫議大夫雷德驤同知京朝

官考課 上謂宰相曰朕前日閱班籍欲擇一人為  
河北轉運使而臣僚既眾不能盡識亦不知其履行  
自今令德驤具臣僚歷任功過之跡引對取旨既德  
漸識羣臣可以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於召對  
負瑕累者恥於顧問懲惡勸善於是在焉以膳部員  
外郎鞠礪為領南轉運使命宮苑使李繼隆護南陽  
關屯兵六宅使符昭壽左神武將軍劉知信護鎮州  
屯兵引進副使董思愿護定州屯兵辛酉月掩御女  
星十一月壬申日南至 上不視朝羣臣詣閣拜表

稱賀以御製詩二首賜宰相宋琪等丙子右領軍衛將軍翟美請還姓李氏從之丁丑詔曰先是郊祀軋明節及國家大慶州郡多遣幕職州縣官入貢自今宜罷之戊寅以光祿卿高保寅知同州庚辰以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辛仲甫為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王祐知開封府翰林學士賈黃中知吏部選事壬午詔曰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取樂於畋游將薦誠於宗廟久隳前制闕孰甚焉今者暫狩近郊爰遵時令其所以獲禽獸付所司薦饗宗廟永以為式初

上獵于西郊射中走兔五因謂宰相曰蒐狩之事著于典禮古者以所獲之禽薦饗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下是詔癸未以司門員外郎陳諤為工部郎中致仕以老病故也甲申以祠部員外郎蘇易簡復知制誥詔瓊州送故流人盧多遜家屬于容州安置以元年十一月丁卯赦書故也戊子以時雪未降命羣臣分禱京師祠廟是日雨雪上悅製詩二首賜宰相等令屬和辛卯詔曰三年之制謂之通喪蓋聖人之垂教貫百代而不易向者臣僚居喪多

從抑奪蓋切於為理急於用人求便一時誠非久制  
方躬孝治以厚時風宜從藥棘之心俾守苴麻之禮  
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  
參官奏取進止壬辰以左補闕直史館范杲本官知  
制誥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丑詔曰國家郡縣  
至多官吏斯衆拘於選調頗為滯淹應今年十二月  
終罷秩幕職州縣官等並特放選犯贓殿選者不在  
此例壬寅潭州獻白雀癸卯南康軍上言降雪三尺  
大江凍合其上可勝重載丁未以大寒詔罷京城雜

役尚方減日課遣中使賜邊郡戍卒襦袴悉絮以綿  
丙辰制曰王者欽若大猷允釐庶政必藉台輔以張  
化源上所以燮和陰陽下所以康濟黎獻惟公是務  
與衆共之其或時望有虧物情未允進退之際公議  
在焉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宋琪早以時  
才常依蕃邸荐更歲月久效官常洎朕纘承載懷求  
舊攀附鱗翼騰躍風雲擢於會府之中處以公台之  
任而識非遠大望闕具瞻曾無端慎之稱但有詖諧  
之誚朝章政典無所發明百度彛倫如何式叙豈可

以承倚毗之重當憂責之任哉宜以秋卿俾還相印  
退之以禮不謂無恩勉務欽承自求安逸可刑部尚  
書同日制曰樞機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無加於  
此苟輿情之未洽在公議以難安宣徽南院使樞密  
副使柴禹錫早自中涓陞于近侍載承求舊之寵驟  
居宥密之任而不能盡瘁于事傾輸乃誠苟且因循  
孤予委遇退居散地猶示優恩尚參翊衛之榮無忘  
欽承之意可左驍衛大將軍 上謂宰相曰李昉等  
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事不獲已方行此命禹錫

為性儉巧昨朕欲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幟中上  
言願易闡闡中官邸店朕聞之恍然不樂自此知朕  
薄其為人恐罷其職乃潛與宋琪相結為琪來請流  
人盧多遜第朕即賜之多遜犯罪籍沒琪為宰相復  
請居之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卿等觀之豈  
大臣之體乎丁巳以太常丞關韞直史館癸亥洪州  
上言奉新縣民胡仲堯三世義居置書堂聚游學之  
士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其他役甲子詔曰瞻彼泰  
嶽奠于魯郊升中告成歷代之儀斯在泥金檢玉前



聖之迹猶存所宜肅恭常加營護先有發掘前代石  
檢墮壞古之壇墀並令完修如故州縣常謹視之丙  
寅以殿中侍御史夏侯嶠為右補闕直史館膳部郎  
中知制誥高冕卒冕字子莊河中人左拾遺知制誥  
錫兄之子也周顯德中以布衣詣闕上書送禮部考  
試有司以甲科處之會世宗將北征復召冕於中書  
試平燕論世宗方經略北鄙欲夸大其事以詭戎虜  
詔并上其藁即以冕為左諫議大夫宰相范質固執  
以為不可授右補闕賜銀鞍勒馬器幣甚厚將加大

用會世宗晏駕國初累遷至都官員外郎嘗保舉符  
翻翻坐事敗冕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上即位遷  
職方員外郎出為兩浙轉運使未幾遷鄴部郎中知  
制誥踰年出知益州冕性純質奉詔條尤謹蜀民好  
遨樂冕拘以法民頗不便之至是卒年五十詔贈右  
諫議大夫以錢二十萬粟三百斛賜其家仍錄其子  
垂休為光州固始縣主簿

書寫人馬頌

初對呂興宗

覆對劉

孝廉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五

起雍熙三年正月盡二月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午朔

上御乾元殿受朝賀禮畢御大明殿羣臣上壽辛未

右武衛太將軍長寧侯德隆薨故涪陵王廷美第二

子也太平興國九年以廷美卒出判沂州在任不省

郡事但同通判專焉至是薨上為發哀於別殿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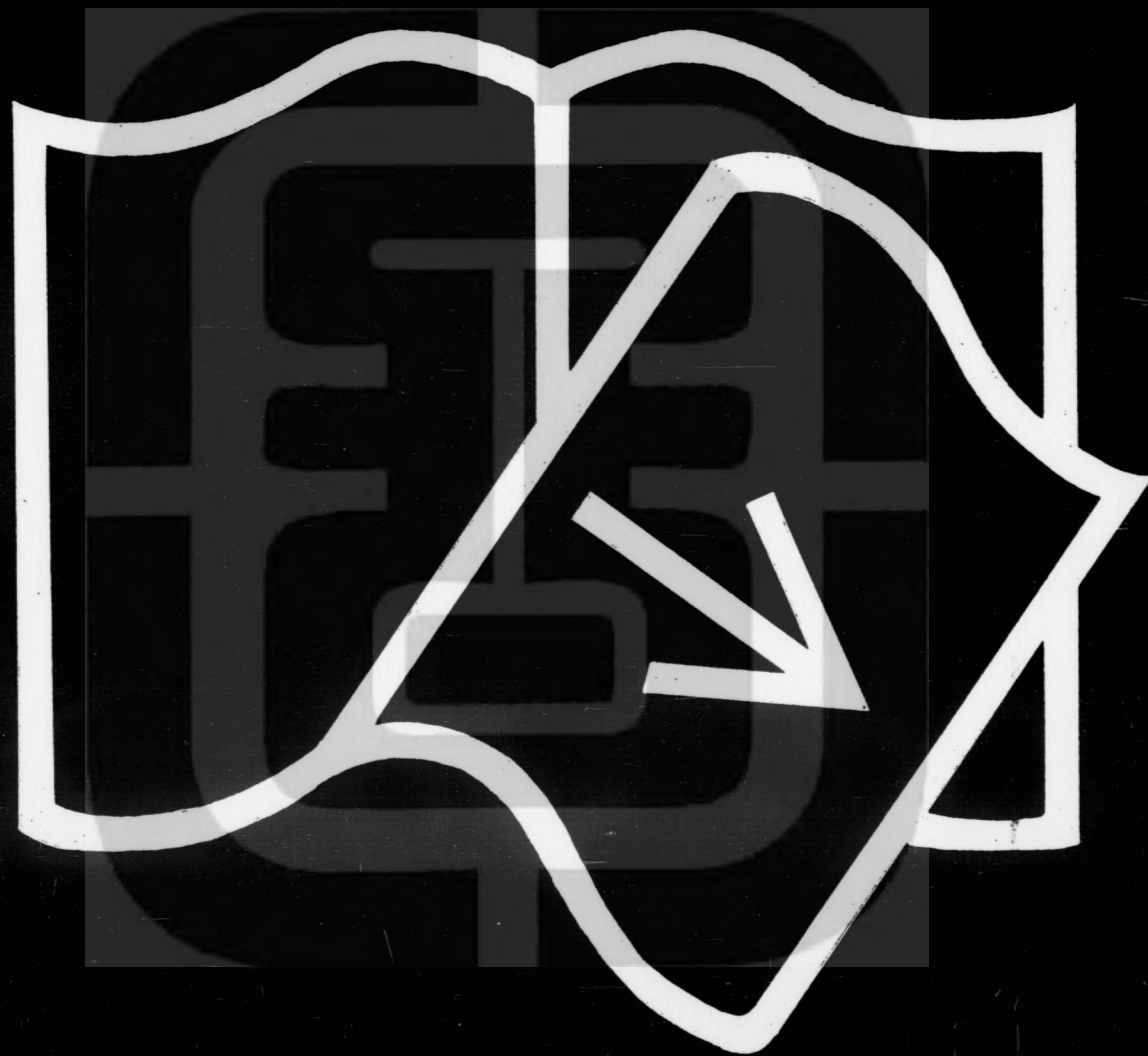
視朝三日詔贈寧遠軍節度使追封臨沂郡公遣內

臣監護喪事壬申上賜宰相李昉等元日十韻詩

令屬和戊寅以皇姪德彝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判沂

州封長寧侯德彝即德隆之弟也故繼其兄任焉庚辰夜漏未盡一刻北方有赤雲如城至明不散癸未上元節京城張燈上御軋元門樓召近臣宴飲夜分而罷乙酉以殿前指揮使右班都虞候播州刺史馮玉充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團練使以馬步軍都軍頭蘇州刺史王杲充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寰州團練使以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李延贇充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營州團練使以馬步軍都軍頭春州刺史馬貞充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

薊州團練使丙戌以左補闕李巨源為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丁亥天平軍節度使曹彬來朝召之也己丑左衛上將軍向拱卒拱字星民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負氣以倜儻聞漢祖在太原欲往事之拱雖貧狀貌雄偉途中羣盜意其富家之子隨之將劫其財拱知之至石會關乃殺其所乘驢大置酒食會里民豪傑者告其故里民曰無苦乃率衆送至太原漢祖不之用客於周祖門下及漢有天下周祖領節制署拱為右職周祖即位授宮苑



原件短缺

使改皇城使從征慕容彥超於兗州授客省使知陝州詔還京轉內客省使知延州未幾遷左神武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世宗即位河東劉崇乘國喪舉兵南攻世宗親率六軍禦之授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河東行營前軍兵馬都監師旋改陳州刺史鎮安軍節度使先是秦鳳師<sup>帥</sup>以其地叛入蜀世宗舉兵取之擇將未得其人宰相王溥曰是行無以易拱乃授西南行營兵馬都監率兵討平之世宗征淮南自陳州召至京兼判開封府事詔赴行在復為宣徽南院

酒極所欲府中事墮廢不能治盜白日劫人於市中拱不能捕太祖聞之怒以左金吾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辭曰太祖喻之曰西洛久不治故命卿治之無復倣向拱也以忠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高瓊充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以彰信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贇充馬步軍都軍頭領營州刺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范廷召充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虢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慎鐸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皇甫繼明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韓彥卿並充馬

步軍副都軍頭庚寅 上將北征以天平軍節度使  
曹彬充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署河陽節  
度使崔彥進副之以內客省使郭守文充都監以日  
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傅潛充幽州道行營前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龍衛右廂都指揮使李延贊充前軍  
馬軍都指揮使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馬貞充前軍步  
軍都指揮使濱州刺史盧漢贇充左廂排陣使萊州  
刺史楊重進為右廂排陣使馬步軍都軍頭范廷召  
充前軍先鋒都指揮使田斌荆罕帥軍翼之以文思

使薛繼昭為前軍先鋒都監宮苑使李繼隆帥軍翼  
之以光州刺史陳廷山隰州刺史史珪充押陣部署署  
以右神武將軍劉知信六宅使符昭壽充都監以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彰化軍節度使米信充幽州西北  
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以  
蔚州觀察使趙延浦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  
充行營都監以亳州刺史蔡玉充排陣使馬步軍副  
都軍頭韓彥卿竇暉充先鋒都指揮使曹美帥師翼  
之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靜難軍節度使田重進充定

州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sup>署</sup>右武衛大將軍吳元輔西  
上閤門使袁繼忠為都監辛卯以著作佐郎樂史為  
著作郎直史館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  
二卷解題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唐孝悌錄十  
五卷續卓異記三卷故有是命壬辰以馬步軍都軍  
頭高瓊充樓櫓戰棹都指揮使崇儀副使張承儼安  
德裕分為左右廂都監丙申以鎮國軍節度使錢惟  
治知真定府六宅使曹璨知定州右諫諍議大夫劉  
保勳知幽州行府事丁酉詔幽州吏民曰朕祗膺景

命光宅中區右蜀全吳盡在提封之內東漸西被或  
歸覆育之中常令萬物以由庚每恥一夫之不獲睠  
此北燕之地本為中國之民晉漢已來戎夷竊據迨  
今不復垂五十年國家化被華夷恩覃動植豈可使  
幽燕奧壤猶為披髮之鄉冠帶遺民尚雜茹毛之俗  
爰興師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從於民望執訊獲  
醜即震於皇威凡爾衆多宜體茲意今遣行營都部  
署<sup>署</sup>曹彬崔彥進等推鋒直進振旅長驅朕當續御戎  
車雜臨寇境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灌燭火

之微寧勞巨浸折春蠶之股豈待隆車應大軍入界  
百姓倍加安撫不得誤有傷殺及發掘墳墓焚燒廬  
舍斬代秦棗虜掠人畜犯者並當處斬應收復城邑  
文武官皆依舊任候平幽州日別加擢用若有識機  
知變因事建功以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州降者即以  
本任授之仍加優賞軍鎮城邑亦如之其鄉縣戶民  
候平定日除二稅外無名科率並當除放凡在衆庶  
當體朕懷戍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李至為禮部侍  
郎至素病目及參國政疾復作遂連表乞罷職養疾

詔不許固請從之特賜月俸錢十萬

二月癸卯賜高麗國王王治詔曰朕誕膺丕構奄宅  
萬方草木虫魚罔不蒙澤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  
北虜敢拒皇威倔強沙漠之中遷延歲月之命幽薊  
之地本被皇風向以晉漢多虞戎醜因而盜據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  
使齊民陷茲胡虜今已董齊師旅殄滅妖氛元戎啓  
行分道間出即期誅翦以慶混同惟王久慕華風素  
懷明畧輸此忠勤之節撫茲禮義之邦而接此犬羊



困於蠱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便可申戒師徒相為  
掎角叶比鄰國同力底平奮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  
之虜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虜獲生口牛羊財物器  
械並給本國將士遣監察御史韓國華齎詔諭之高  
麗西與契丹接境常為虜所侵上知之故降是詔  
丙午以西上閣門使王侁右監門衛將軍侯莫陳利  
用並充并州駐泊都監是日宴近臣於長春殿餞幽  
州道部署曹彬等各賜戎服金帶銀鞍勒馬二匹丁  
未詔陳王元佑餞諸將于城北園詔曰天下貨財委

於邦計事之可否責成有司向者或以公事奏取進  
止甚無謂也自今合行與否具以狀聞當降敕施行  
如有大事非本司能了者許本使面奏戊申以國子  
博士劉厚德為水部員外郎賜緋厚德世幽州人也  
契丹偽署涿州軍事判官知州事太平興國四年幽  
州之役厚德率官吏舉城降遂受朝命至是令往幽  
州招誘吏民故遷焉庚戌左捨遺張素等奏諸州多  
有屬縣繫囚動經旬月此後諸縣鎮或有禁繫不得  
過十日仍令本州長吏察訪從之壬子以忠武軍節

度使潘美充雲應朔州行營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磁州團練使郭超充押陣都監丙辰寒食上製詩賜宰相李昉等庚申以右補闕董儼直史館辛酉劍州上言部民張虔父死廬於墓側生瑞草一本圖之以獻詔旌表門閭仍令本郡賜以粟帛乙丑上幸新驥驥院回召近臣宴於後苑上臨池釣魚令侍臣賦詩遂御水心殿習射久之飲從官酒盡醉而罷丙寅右監門衛大將軍陸萬友卒萬友蔚州靈丘人也少隸太原為裨將漢祖起義擢為護聖指揮

使隱帝即位出為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周祖之起兵也萬友預謀及即位擢為散指揮都指揮使領獎州刺史世宗嗣位遷龍捷左第三軍都指揮使轉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虔州團練使復改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防禦使恭帝嗣位出為安州防禦使國初歷沂蘄汝三州防禦使開寶中討江南萬友請行會造舟于採石磯以濟師命萬友護焉江南平改和州防禦使上征太原克汾石兩州詔萬友兼知石州事移充鳳翔秦隴等州都巡檢使代歸知瀛

州在郡二年為政麤率召歸改右監門衛大將軍充  
河陰兵馬都監連歲寢疾至是卒年七十三萬友始  
業巧墁既而貴達猶不忘本以銀為坊墁器數十事  
以示子孫性兇暴以武勇自任所至無善政上以  
其勲舊故終始待遇仍詔以萬友次女為許王妃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五

書寫人張紳

初對呂興宗

覆對劉

孝廉

